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九

朱國禎輯

滇孽

雲南自麓川木邦而後土夷之變時時有之或勦或撫
未有大動兵者嘉靖六年冬有安銓之亂銓尋甸府土
苗也國初爲仁德府土官安氏屬焉高明馬龍二州隸
之沿至安洋安迺相繼煽亂改郡名尋甸設官蒞之高
明爲嵩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皆復爲州安氏降馬頭
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繫銓并其妻襍獲之
銓憤造逆然掠大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叅政黃耶

道副使周全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
殺指揮王昇唐功等性魯棄城走詔停三司掌印官俸
切責鎮守黔公沐紹勛勅川貴鎮巡官嚴兵夾攻武定
軍民府士舍鳳朝文聞之亦作亂鳳氏其先曰弄積妻
商氏率衆歸附授土知府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改
姓鳳潛畜異謀至是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府州
印與安餘合圖省城二寇交作滇中大擾

上命廷臣會舉威望素著諳曉夷情大臣一二人往督
兵務兵部舉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侍郎梁材詔文
定爲兵部尚書兼右都提督雲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

鎮土漢官軍討之改梁材于戶部兼左僉都理糧儲戶部給銀三十萬兩差屬官一員隨帶備買糧草及軍前犒賞滇鎮撫已擊賊解圍矣輔臣楊一清疏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高皇始命西平侯沐英取之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爲土官令各統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襲黔國公世鎮其地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卽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襲官司徃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命者止令土官管事下人不畏強凌衆暴無所不

爲黔公雖名總兵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司以上官爲不足憑恃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土官夷兵人馬衆多若官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何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畏陰助黨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別遣大臣宣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克逆法不可赦爾等上舍皆世受國恩宜殫忠

據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有應襲而不得起
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進京有罪未
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仍懸重賞激厲人心夫兵固
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無
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攝其心用力少
而成功多矣下督鎮行之適鎮雄逋賊曾奴合烏撒母
響陸肇水西諸夷民攻劫畢節并索鎮雄府土官印爲
亂令文定會兵勦殺文定疏臣仰仗天威以順討逆勢
當必克但國體所關不可筭有遺策思昔麓川之役命
將四五人調兵十餘萬始克平定今宜下廷議選掛印

武臣統領畿輔諸處勁卒與臣共事量頒內帑以助餉
給上曰文定等所奏亦欲以全取勝但已有勅旨諭
沐紹勛推誠處置今宜兼程前往會兵協力撫勦不可
自生疑怯有辜重託紹勛疏言臣奉命調發漢土官軍
分道進勦叛賊安銓鳳朝文復多方撫諭而諸賊抗逆
執留所遣官軍將銓丁全二人各土司亦懷疑不出謹
以便宣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衆始感奮於二
月初十日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勢稍挫遂執殺將
銓丁全奔遁上嘉紹勛功賜勅獎勵初朝文詣其衆謂
武定土知府鳳詔毋子已被戮撫鎮請于朝且盡勦二

府夷衆故人心大駭從亂如市既敗于會城其黨稍解散至是詔同其毋率衆自會城歸府夷民相顧咸投降朝文計無所出絕曾渡河而走官兵追敗之朝文率親信數人取道霑益州擬奔東川至湯郎箐爲追兵所及裂其屍而死銓衆猶盛逃往尋甸故巢列寨數十官兵分哨夾攻諸寨先後俱破乃併力攻其必古老巢克之銓欲奔東川未知朝文先死潛入芒部爲土舍祿慶所執雲南以平凡生擒渠賊及黨逆一千有奇斬獲首虜二千九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二百有奇散夷黨二萬餘人奪獲器械牛羊無筭詔晉紹勛太

子太傅歲加祿五十石餘以次陞賞諸失事官戴罪者復職土官一一如約酬之仍行文定同鎮巡官賑恤殘傷軍民修明武備搜捕遺黨一切善後事宜並聽便宜處分時芒部爲變議乘文定兵威進討上以災荒罷兵召還巡撫歐陽重奏尋甸府先年草創土牆故爲叛賊所陷近詢居民僉謂鳳梧山下地形勢便及兵燹之後未有屋廬宜卽遷立府治於其地高築土城仍設守宗千戶所則文武並用可以久安查嵩明州等處有雲左右中前四衛馬步土軍三千九百餘人設有本管官指揮千百戶且多沒官田地可以建屯或准令設

所分撥官軍令其三分操守七分屯種歲入租賦以供軍餉人不告擾而樂從府有軍屯而勢壯如議名其所爲鳳梧守禦千戶所其後有卹鑑者本元江府土舍

國初卹中率衆歸附卹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興學校鑑其餘孽也殺任土總管卹憲朝廷屢命官審勘抗不奉詔縱兵攻劫村寨鎮守沐朝弼巡撫石簡調武定壯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各監以二司官左布政徐樾督餉兵旣集鎮撫移駐臨安府分部進兵破木籠寨招降甘莊賊勢漸蹙鑑乃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溪哨監督僉事王養浩乞降樾以督餉歷諸哨適與維

通謂鑑誠計船畏死欲自取爲功乃與維約翼日令鑑
面縛出城檣親來受降衆咸謂夷詐難信不聽至期率
百餘人以徃至元江門外鑑不出方責問賊縱象馬夷
兵突出衝之檣及左右悉死時三十年四月十四日也
朝溺降勅切責尅期擒斬首逆簡祿職閑任養浩等各
任俸戴罪勦賊檣贈光祿寺卿祭葬錄其子爲國子生
鎮撫復集伍哨兵環元江而壁擇五月一日令南溪哨
渡江攻城路通哨甘莊哨各兵二千佐之柳鑑矚知二
哨精卒悉歸南溪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我兵出不
意倉卒燒營走監督叅政郝維歡奔入甘莊哨甘莊初

望見路通火起衆心已惶駭比維嶽至遂大潰督哨副
使李維亦遁是時賊勢甚熾唯南笑一哨逼城而軍武
定府上官知府瞿氏寧州土舍祿紹先廣南僮兵頭目
陸友仁等成恨鑑戕主奪嫡誓不宥退督哨僉事王養
浩因益激獎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兵迎戰大敗遂閉門
不敢出列兵圍之鑑乞降我懲徐樾之敗不應城中樵
採路絕拆屋而爨斗米價至三四錢人畜多餓死值瘴
每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再征事聞巡按趙炳然叅論
一哨失事諸臣之罪以李維爲首維初不欲分兵簡疆
機之則怒罵其使簡以是憾維謂維受卹鑑金因沮敗

成師以壯賊勢故炳然重効維兵部議覆維先華職下
按臣覈實奏報惟嶽福冠帶戴罪自効瞿氏祿紹先陸
友仁等行撫臣厚賞仍給勅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
鳩兵討賊象賢旣至鎮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儲糧運
三十二年正月剋期分哨進勦爲必取計船鑑大懼仰
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衆咸歸命擒斬
族土官知府船憲者曰阿提及殺布政使徐樾者曰光
龍光色首以獻鑑于恕輸退所占船所封鑾等村寨并
出所質鎮沅府印納象十二隻代累歲逋賦象賢命推
船氏當立者衆舉前土官船從仁疏言其狀請廢恕貸

死從仁暫統其衆加汪輔千戶督視之衆賢而下各加
陞賞尋從仁不法革官收印信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
署而印猶懸郝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
夷兵解擁環伺之署訖復擁去今土酋郝天福鑑之孫
也篡兄自立三十九年東川酋阿堂與安九鼎爭印相
攻巡撫游居敬疏請討之下川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
不候會勘卽調土漢兵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勦之
雲南承平久一旦召募督趣嚴懲賦歛百出諸軍衛有
司及土官土舍等乘之爲姦利由是人心嗷嗷遠邇騷
動巡按王大任言於朝曰逆堂奪印謀官干法在所當

誅第彼猶借 朝廷之印以約土夷冒祿氏之宗以圖
世職而四川之差稅辦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
此其非叛明矣居敬信一方之辭敢違三省會勘之明
旨輕動大衆以陷不測用其不可必成之功恐患生意
外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勦趣三省諸臣亟如前旨勘上
戢兵時動爲便疏入逮居敬問黔公沐朝弼亦言居敬
誠征東川一切調兵支餉並不關臣夫巡撫贊理軍務
蓋鮑象賢始是時元江兵亂之後臣未襲爵始知是勅
爲一時平亂計耳今總督事權既有所歸而居敬猶假
然妄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變動夷民臣知而不與謀

謀而不得聽祖父二百年職掌蕩然矣惟上裁察待旨
部議仍舊巡撫革去兼銜堂聞大兵至逃入深箐諸將
分兵於新舊等城窮按不獲營長阿易謀于堂心腹人
毋勸阿濟鵠直等掩堂於憂來尖石之地殺之堂子哲
時年八歲月姓爲祿哲謀奪上官者于是貴州宣慰安
萬銓取東川府印藏之以府經歷印畀故土知府祿位
妻寧著署之以照磨印付羅雄上官者濬卽以寧著女
妻者濬子乃留水西兵三千于東川防衛水西與東川
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議者籍籍謂萬銓陰據東川巡
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而該府三

印悉爲上官私相部署請通勅川貴總督及各撫按究
上官私擅標署實跡從公更正訪祿氏的派爲主人所
信服者立之招撫流亡賑卹傷困并議所以處阿哲者
部覆報可哲免死立其族祿紹先三印皆追出四十年
武定土知府鳳詔死無鳳子母瞿氏攝事瞿氏老舉詔妻
鳳索林代旣而悔之比索林襲官遂失事姑禮瞿氏大
恚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挾其甥倚水西上官安
國亨建昌上官鳳氏欲廢索林以繼祖嗣職不克則具
疏自稱爲索林囚禁今繼祖詣闕告之繼祖歸卽詐稱
受朝命襲職騙目兵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撫按

官苟莫無事使人論解之歸索林武定令視事如故而復聽瞿氏留繼祖由是姑婦嫌隙日深左右復各從吏之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刼和曲祿勸等各州縣格傷各路調至土官王一心等兵索林復抱印奔省於是巡撫曹汴議以夷性犬羊不當盡繩以法下令收索林印逮其左右鄭玘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貸繼祖責自新巡按孫用獨以爲方繼祖發兵圍府之時守臣旣已名之爲賊調兵會勦今乃先議鄭玘之罪是幸而繼祖擒則衆將以爲功不幸而敗則鄭玘獨任其咎一玘何足惜獨不念爲諸夷咲乎卽今者麻者

繼榮爭贊于霑益尼繼光高欽跳梁于姚安與夫干崖
南甸之讐殺順寧永平之侵擾所恃以警服之者以朝
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若置而不問諸夷效尤恐墜
荒自此多事亟當議勦與汴疏並入部覆武定乃鎮城
肘腋撫勦之計當令守臣悉心議處以靖地方仍檄申
誠安國亨等不得陰行黨助自貽罪譴于是撫按王諱
教宗慶集土漢兵擊之殺其弟繼英衆潰繼祖逃江外
鎮巡官議留土兵二千令都指揮王世科守備金堂將
之守武定時武定民爲繼祖積威所劫日夜數警索林
竟不敢居府治避處富民縣繼祖乘虛復入武定視事

鎮巡議復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懼請獻贖罪銀一千
五百兩願分晉渡河外四莊自贍永奉約束許之四十
四年叛夷阿方李向陽等兵起先攻易門所流劫嶧峨
昆陽新化各州縣僭號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道行爲
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呂允洵允之尋
出榜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土漢兵分道俱進先擒向陽
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平四十
五年武定新城成呂允洵遣鄭竑回府復業繼祖聞而
恚副使盧岐疑諭解不聽竟執竑殺之糾衆攻新城臨
安府通判胡文顯督工百戶李鰲土舍王德隆等兵進

援至鷄街子隘道遇伏熬及德隆等俱敗死時僉事張
澤分督尋甸哨見新城圍急亟催該哨土官海宇定兵
不至乃督各馬火頭土兵二千餘馳救之兵敗澤及千
戶劉裕俱被執祿勸州署印知事高心千戶李躬行皆
死失亡士卒無算知府周贊等率兵迎擊于法江渡亦
敗于是鎮巡官趙諸道兵並進傳新城遁繼祖東山賊
寨圍之繼祖懼携澤及索林走照始已復殺澤遁入四
川會里州依其黨阿伽男阿五巡按劉思問以敗狀聞
并劾呂允洵總兵沐朝弼失律僨事因請卹錄澤等嚴
治守備王存孝等罪贈澤允祿寺少卿蔭子入監讀書

朝議以繼祖奔遁川東患且未已宜令雲南鎮巡官便
宜調兵夾攻明年川黔兵大集土官鳳氏初亦通繼祖
既而背之發卒七千助擊賊繼祖潰走至青鷄羅山墜
崖谷死者不可勝數官軍追及之因壁湍筒河縱反間
入賊中賄以重賞賊黨者色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餘
黨姚安土同知高欽及其弟高均并謀主趙時傑皆就
擒先後斬獲一千五百餘人破東山直勒等洞三十一
處焚賊舍三千餘間招撫叛夷四百六十餘種土官助
戰効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縣丞王一
心陰通繼祖約爲內應事露爲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

仕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命加賞光洵朝弼銀幣
世仕送監讀書因改設流官授其族鳳曆府經歷以傳
其嗣後每期望夷目輩咸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宗寅懼
爲後患請于巡撫陳大賓以他罪殺之世官途絕遺孽
在民間者猶豪舉自恣各占馬頭武定一府金沙江環
其東南北三方鳳氏多居江外有十八馬頭以東川爲
淵藪萬曆二十五年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候奉赦構
殺巡撫陳用賓檄叅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議撫以仁徑襲擊廷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爲流官大
候州爲泥郡名曰雲州先著以詩酒自娛不樂用兵廷

瑞投千金發縣庫于揭中言及云咲而受之蓋諛語
北發兵力爭以爲不可騰詢被逮竟死于獄二十七年
命內官楊榮往督礦稅并開寶井榮殘害軍民無筭三
十四年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率兵圍榮第先伏一人爲
內應麾衆鼓噪攻其大門發火榮力禦寢後殺聲大震
屠十餘人外兵亦破門入榮被殺縊樹投井者百十人
火烈庭樹皆然其徒殲焉并輜重皆盡方被攻鎮臣撫
臣各提親兵東西至不能救疏聞 上怒不食 聖母
爲解閣臣朱廣揭奏謂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若
欲稟擬尤當有禹湯格言又數日 旨出謂榮死不足

情但不知紀綱何一旦至此本處官當治罪首事者正
法中使罷不遣地方乃安世勛斃於獄光大戊邊明年
有鳳克之亂鳳克卽阿克年僅二十餘精悍力制奔馬
家富鄉舉用事豪僭不法州郡每歲供億咸取給焉又
時以事困之已不勝忿克與馬一龍馬化龍交訟二人
已就獄克未至舉代克赴稟和曲州知州黃榜將執之
逃去聲言動文勦殺又有馬尚質馬騰雲赴撫臣陳用
賓告鄭舉奪田下州捕愈惡舉兄鄭文姦佔夷婦阿里
被讐致怨又祿勸州缺官黃榜署印議覆差田糧銀千
兩并縱馬一龍等營管環州等二十七處舊額每糧一

斗止徵銀二錢今加至七錢鄭舉等愈悞思亂本府知
府陳典與楊同城明知通同坐視鄭文同男鄭宗舜及
鄭舉密誘阿克謀復土官自擅舉先往江外土舍遮及
會川土酋戈備二處借兵復回法塊糾集壯兵并構師
五阿多五造妖言惑衆立阿克爲主鄭文鄭舉同併范
司楊藩張文舉鳳恩弟克之等約期舉事又密約安銓
遺孽楊禮與大理保補白者則等糾集夷目同時起兵
陳典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省黃榜亦以事它出阿克
等乘機號召各馬頭二十三日渡江直走武定由祿勸
州後沿途焚劫陳典離府方三日推官白明通在府護

守城池本日百戶紹儀告變竟不爲備二十五日賊齊薄城燒毀居民喊震如雷鄭文潛開北門放賊殺指揮金守仁千戶梅應時黃桂王應爵鎮撫金榮高等執白明通置鼓樓府同知以下封鎖衙宇劫擄錢糧放出強盜二十九人聲言速將印送出沿門搜劫殺男婦四百五十餘人陳典得報不知爲何事而起躊躇至十二月初一日始報各賊慘戮及劫庫放獄等情辭歸府聞索印之言復轉省城納印布政司巡按周懋相在曲靖得報移書用賓叙郡乘鳳朝文繼祖舊至省城應宜亟防急調需益安紹慶兵衛省城討賊而鎮撫疑安氏不可

用紹慶軍萬人將抵曲靖衆力阻懋相勿輕動不聽厚
犒之曰旦日且至演武場勞汝軍如期而往命所屬督
兵無有應者同知孫台請往卽獎而餞之至楊林填撫
檄阻一軍忿然孫慰安之馳報令赴嵩明而省城一無
所備賊見十日內官兵未發謀曰鼓行而前兵馬錢糧
自然足用但印未到手難以號召遣白推官赴省代稟
索印如不宥從且縱兵殺僇白欲脫賊圍唯唯出城十
二月初六日赴省不納具以帖進賊督兵尾後初九日
直薄會城南門喊稱我輩節被上官黨護馬一鳳馬化
龍等酷虐好送印免動兵用賓與總兵沐敷懼甚次日

敵登城各賊望見傘蓋下馬羅拜敵徑去不能出一語
指揮賊愈猖狂焚劫西南兩門關廂居民數千家十一
日各賊急攻用賓等益倉皇命取印給賊薛布政夢雷
初至素有膽氣持之不與竟往北門守城用賓謂全印
不若全城堅索與之印至各賊大喜鼓吹拔營于十二
日退至武定僞立阿克爲土知府鄭舉爲總管僕堯司
楊藩爲主文鄭宗舜爲先鋒封鳳宇紅旗與吳良傑僞
充元謀土知縣攻城知縣毛文彩棄城走鄭舉西殘羅
次鳳恩第攻祿勸鄭文楊禮與招補大理保圖尋甸殺
指揮諸藩裕千戶陳萬國安紹慶兵至敗之復來劫營

又大敗之乃遁十六日原調土漢官兵俱陸續到省楊
禮等于十七日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逃去吏目肅
宗孝學正龍旌死之進逼楊林用賓見尋嵩報警卽先
分聯家兵馳救十九日破賊于楊林乘勝克復嵩明并
全尋甸十二月二十九日用賓始出兵明年正月初一
日乘賊不備守備王之瑞等領兵卽日直抵元謀與賊
戰連十餘陣各賊潰走鄭舉等乘我兵未到進攻羅次
知縣熊尚謨率鄉兵拒守得全本日賊又攻祿豐知縣
蘇慶陽被縛不降初三日罵賊不絕口被殺并掠財物
子女竟不奏報官兵進攻武定破東門入城賊由西門

奔出初四日進復祿豐并擒楊藩十七日吳良傑等復
攻元謀裴守備等率兵來合戰良久斬良傑等十餘人
二月黎溪州土舍承孝獻出鄭宗舜鄭元并各賊家屬
三月初一叅政楊俊臣副使羅希益督都司汪如淵叅
議康夢相僉事龔雲致督叅將張名世左布政彭應時
督遊擊裴希度分道進兵各有斬獲張名世偵知鄭舉
等聚二千餘人隨阿克切營伏兵山箐以待十六夜半
之斬三百十二級逆克與焉益搜捕大獲其
黨前後共擒斬六千一百三級惟鄭舉逃東川立阿克
養子交棲或言克首非真六月初三生擒鳳恩弟問克

與鄭舉何在答云自三月十七日之敗克舉等領法干并武定釋夷逃入永塊箐中不見其跡又問云前日斬首者是誰荅云與阿克同名營中取年庚相近而貌相似者二三人一齊裝飾乃鄭舉鄭文等設謀以防不測今料賊必往東川益地與武定尋甸接壤法干雪山綿亘相連其土酋祿壽祿哲又素黨賊相表裏乃遣官宣諭彼中獻賊則免勦不則會四川大兵問罪約鄭舉阿克鎖拿到反補寨內交割二酋各索重賞差官帶兵馬發購銀往索未幾果獻至餘黨亦悉就擒報捷致仕黔國公沐昌祚具疏報武尋失事狀語侵其子廩詔逮廩

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獄相繼病死左布政薛慶雷陞
副都撫雲南巡按周懋相論劾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
并前報斬阿克不以實罪狀下部勅覆尋違論死十月
薛慶雷疏題武尋致變失事始末詔逮陳典白明通毛
文彩候訊逆犯阿克鄭舉丘相籍併司堯鄭宗舜楊禮
丘仕幹鳳恩弟鄭國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會審正法
免獻俘而印終不可得改鑄去軍民二字太僕劉文徵
曰是役始於激成終於無備阿克羯夷乳臭子出不意
發難人情皇駭竟莫能禦方會之造舟彼岸也偵者詣
郡再三報皆默默尋拂然怒扶偵者于是疆吏不敢言

而江干之舟盡濟矣城已破屠會城方知始尚設幟募
兵未幾寂然民間以爲無事居如故者與嘖嘖相率移
入城者相半既不禁遷移亦不爲不遷移者計賊奸細
日夜往來或僦屋於大家有受其駿馬者詰之第云新
武定來彼中無事然爲之分布密計者皆此曹也是以
賊首止居賊衆營中計賊所引不過千數百人晝則散
劫夜則樹旗于釀酒瓦器中雜以嚴更鐘鼓之聲而陰
送所得輜重更番出入天明復易幟而來以張疑兵塗
人耳目而我一切備禦取辦臨時或起街巷石或運水
米或負金戴木髡上城城邊居民丁男女相率携負上

城城上金鼓旌旗俱不設晝夜刀斗無聲惟守陴者望賊及火甚處大聲舉喊城守者咸應一日盡瘡痍方賊之南向也城上人錯愕未知所禦及至西城下渠魁皆席地坐呼城上人爲傳語守者回首內顧若傾倒及賊拔營分數隊旌旗導從如一不辯誰何所擄男婦賊衆從其後督之一望惟愴楚而已六門晝閉又數日乃啓緬想當時光景如在目前是以未三日而人心索然勢不能不予以印且意援兵不日至擊其情歸可以完郡符而不虞後事之難憑也賊去一月諸路兵集衆將張名世直搗武定一路兵將抵府城偵者馳報賊午憩署

中潛師襲之一鼓擒矣名世曰此許大事寧能輕易結局平揚兵而進賊聞軍聲甚驚望塵懼鋌走速飛不可蹤跡而大兵姑徐入城又徐躡其後幸我兵氣方揚猶能追及賊狡甚以白金拋於道騎兵下與隊兵爭取金久之賊去已遠又窮力躡之又及賊賊又以所攜印拋地官兵又爭取印比解囊開櫃櫃中空印爲烏有又力躡之賊已入東川矣其可咲如此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撫周嘉謨屢遣招諭不聽十二月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策討之殺安民隴川平立其弟安靖管事四十一年水西

需益以警構兵二月安堯臣率兵萬人入需益境逼安
紹慶巢穴殺傷無算侵及官道并捕男女索厚價取贖
巡撫周嘉謨備述具疏題叅行兩省會勘四十三年四
月建水州土酋刀春琪構引交兵入犯攻破五邦等地
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偽封侯伯三人擒
斬交兵有金四十八年雲龍州土知州段授卒子嘉龍
立同枝乞養異姓子段進忠驍勇爭襲與其黨千餘人
圍州治焚劫百十餘家嘉龍奔避追殺之脇署印趙經
歷報嘉龍爲州人所害行勘據險不出縱其黨流劫殺
人巡撫沈儆旂初至檄瀾滄道臣熊鳴岐諭進忠獻賊

自贖以寬之密勅永昌兵三千往討進忠引五百人營
山後張聲勢七八十人入州治索榜求息兵尋從間道
且趨大理托言辯訴渡新龍江橋抵下關耀兵官軍四
集已陷圖中不能戰被擒并惡黨十餘人送省城誅之
改土爲流給嘉龍子絲冠帶統其衆段氏世吏目一人
北勝州土官府同知高世懋卒異母弟世昌襲族侄高
蘭妄稱世昌姦生爭官不可得賄知州祝天胤保證又
不可得世昌屢被邀殺走麗江府避禍尋回至瀾滄後
爲蘭兵所阻宿客舍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盡掘
祖父墳墓自稱欽授把總冠帶放兵大掠麗江土知府

本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將有隱憂當道嘉其義卽調增及本州土官副同知章成文等進勦蘭懶逃竄未幾獲于順州先服毒至營中死梟示土司泰昌元年四川永寧奢崇明奢寅作亂殺巡撫徐可求明年正月水西安邦彥開風並起圖貴州省城滇黔接壤曾安安南女莊平夷雖屬黔越在滇界皆被圍請救甚急沈儼炳卽發銀二萬以助徵兩迤漢土官兵分遣都司李天常等統領一救曾安安南安莊一由畢節烏撒救赤水永寧而烏撒叛酋安效良上六衛叛酋羅應魁等兩路截殺阻滇兵救黔之路效良者烏撒土知府屬四

川鄰黔爲其本姓爭官奪印日相讐殺蹂躪黔境且二
十年在蜀則鞭長不能及馬腹在黔則鄰父不能制鄰
子且其父紹慶在雷益州當滇曲靖之門戶效良在烏
撒當滇蜀咽喉父子各據一方節比若輔車然無州縣
土司限絕之尾大難制其勢已成前撫按屢請屬黔就
近節制不果而紹慶忠順頗亦相安至是死孫安遠當
立效良以計逐之遂成逆節常益上官安舉宗在元爲
曲靖宣慰使其後有韓一
天兵平南哲妻實上與夫弟阿哥歸附上授烏撒府知
府司校需益州土知州哥傳至安九龍世絕妻安素儀
典州事因以烏撒安紹慶繼祿哲七世孫祿累次子此
雷益絕而烏撒繼也烏撒箇安雲龍爲烏人安國正所
殺復以紹慶次子效良爲烏撒
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雷益繼也
正月李天常監紀官知

縣呂聲揚統兵東行至盤江救出貴州都司許成名等
安守備楊文炳與被擒男婦一千餘人而安南曾安兩
城得保無恙羅應魁詣天常詐降呂聲揚力言難信不
聽領兵千餘直渡江諸兵俱未及隨聲援不接將至安
莊二十里曰疊水舖應魁等詭請解甲受降天常信之
令各解甲伏兵四起天常及指揮王懋勲張神武皆死
呂聲揚把總劉春元兵五百入晉安城守賊乃退楊明
廷將三千人先入畢節察將尹啓易將四千人入烏撒
安效良圍畢節明廷初與賊戰殺傷相當後賊兵漸增
城中奸細放火

明廷與中軍程坤皆死指揮蔣藩

屏百戶盧應藩奉差指揮張聯斗范世坤朱家相居允
欽等總城走追及俱被殺尹泰將在烏撒聞變與守備
李加培回守交水兩路既敗全滇震動議者請撤回交
水兵以固省城撫臣謂門戶既固則堂與自安不聽而
平夷衛人逃竄守城軍少二月二十日爲土婦設科

姓安氏安邦彥堂叔阿梗女嫁雷益州土官安紹慶次
子效賢料從幼淫蕩通文墨好騎馬試劍自遣效賢生
心奪嫡嫌伯效忠居長用計誘殺亡何效賢亦死狐媚
安紹慶擅罷專權紹慶死長孫安遠襲職復欲就遠爲
妻國管地方建有第安遠出之于外遠甥隆氏以婦
非偶拒許復被鴆死遂奔效良與私通定計殺安遠
奪其官會曲請兵備吳泰政入賀道經雷益安遠候之
設料料兵數百伺遠至斫傷方守備護送兵至救遠不
得脫尋死邊初贊亦佐酋婦隆氏今以繼遠所所陷殺
部四十八營附水烏爲洪寇遺寄空名而已

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人掌印指揮唐九官等
被創奔逃然設科已先與惡目補鮮奈科李賢期曲等
焚劫需餉炎松交白站堡矣交水兵聞敗輕出三月初
七日行至黑橋遇賊奔潰因而擄掠撫臣執潛逃把總
耿大顯及募兵數十斬以徇乃止徵調之兵亦稍集分
發應援十四日武定夷目張世臣糾東川夷千餘攻陷
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舉官陳竭忠十七日東川土
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率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
嵩明知州王青德固守衆將袁善督沙源等兵來援至
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餘首功一百五十餘

級賊屢挫曰巢遣夷目出倘旬乞降許之十九日賊聚
松林剗六營將攻曲靖尹叅將集兵于二十日黎明迎
戰破之二十一日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叛民
段晟一道引知州邵俊又出禦兵敗死之二十二日張
世臣阿歹阿堯張拱漢等脇撒裡等夷民攻武定府知
府胡其慥率兵民守陴叅將李思忠領寧州祿漣祿洪
等漢土兵與戰敗之斬四十餘級賊奔退河外我兵追
剿至天生橋分道深入擒斬二百餘級中多頭目惟張
世臣遜匿四月賊圖烏撒衛後所水西鹽倉助兵甚急
叅將尹啓易救解之斬六十七級賊焚霑益州遜去其

據平夷者我分兵三路一由姚坡一由揚威哨一由曹家墳尅期十五日卽枚疾進斬關而入賊皆奔走留兵守之避難士民回城者約四千餘人卽促守備李加培周嘉映出哨擒巢連破馬谷等營安效良統水西烏撒兵三萬拒戰四月二十九日嘉映遇賊坡前李加培合兵行未十里賊分四路伏山谷中尹叅將發永騰五營官兵并鐵索營盡往賊兵數千各山俱出迤西昂兵北勝州土兵奔退兩將被圍數重皆戰死失貢象二隻雷益沟懼幾潰尹叅將收撫傷殘死守安效良不敢攻而去五月朔旗幟廟火藥輟槽火起殿上衝去餘火器盡

焚夫匠死傷甚衆尹啓易歸劄交水七月補鮮安應龍
等將攻亦佐縣知縣封存章先逃焚燬縣治民居八月
補鮮攻越州衛焚劫關廂村屯發曲靖兵往援戰于東
門教場斬級數十九月補鮮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
州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昇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
關廂力攻六日不克引去因勦營兵之助賊者斬一百
三級撫一百九十九村交水兵破賊斬六十級十月安
效良兵入霑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
劉受祿等棄城投交水十二日交夷犯安南長官司竜
古哨土官舍沙源等與新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象交

人遁歸時微炳已擢南兵部侍郎閔洪學以福建左布政陞僉都代黔中路絕未能進請通粵西及蜀中建昌道路下會議十一月洪學徑由田州入滇交代卽奏外夷可憂而內夷如蛙食腸如疽潰腹更可憂內外賊可憂而公私耗竭綱紀凌夷敝在元神尤大可憂今爲滇計如療久病先護元氣徐祛外邪又如理亂絲必清其緒使勢解而絲不傷則莫先輯內地固人心又莫急招還千里轉徙之民復墾一年未種之土霑平炎白一帶賊巢處處充斥不得已爲暫羈縻外夷以緩其憑陵又多方區畫內夷以消其反側亦知曾之不必信撫之不

必立以彼陽順陰逆特大半之常我朝四蕃三祖狙
公之智無妨且耕且守實亦可進可退也若夫內地叛
人安可勝誅就使力能屠滅有土無民亦復何裨且臣
詢各夷最蠢最畏官法積爲苛政所煎爲通火歇戶所
抑勒一時挺而走險此時不震以兵威殲其首惡則跳
梁之勢未嘗遽下若旣勦就撫之後不從受病痛癢處
澈底彫蘇則蒙根不斷終難久安除已叛者見在設法
勦處未叛者徧檄道府將夷中患苦悉與剷除內夷之
亂旣定則外夷之隙亦塞臣無復內顧旦夕誓師直前
趨安南而渡盤江爲黔効其一臂矣又言今之爲滇寇

者內夷曰補鮮曰設科曰張世臣腹心之疾不能一朝
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尹王保肘腋之憂
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
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
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鋤戡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
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
蓋滇無兵無餉官其地者多不至屢以爲言度諸夷中
安効良未能卒制東川祿千鍾等爲張世臣所誘叛非
本心天啓三年正月委官方仕伯撫諭安効良申稱世
代忠義水鎮圍烏撒衛城以來百方勸息奈官兵自棄

自潰反尋見攻掘墓棄骨卒致損兵損餉逃往曲靖
今開誠早稟漢夷各有罪案似難脫漏各叛目攻平夷
衛城白水松炎等處責令賠償正罪夫復何辭而各惡
抄擄激變掘塚拋屍若不依律梟示獨罪激成之賊恐
難服四夷之心三省終無寧宇又委尋甸守備金爲貴
差人齎文東川詰責祿千鍾祿阿伽卽伏罪獻賊海白
阿冷二名及二村被擄男婦二十名牛六隻懇宥撫
民通商無敢越境觸犯效良係水西安疆臣之壻而祿
千鍾又效良之壻水蘭煽亂烏撒東川遂合謀跳梁滇
已岌岌今移檄撫諭在效良語氣尚驚于鍾詞意似卑

夷性犬羊就中情事難測隨機應之不可執一也值師宗羅平告急羅平被圍已浹月蔓延及於師宗離城五里一望村屯燬燼城僅土垣止署官經歷朱士賢抱印及土兵百餘在耳附近廣西彌勒莫不震驚卽日檄曲靖道叅政黃鎮發土守備龍在田兵鎮撫白醇儒名色守備呂元揚土舍吾必奎等兵又檄廣西府就近移勦黑耳兵以留任知縣呂聲揚監紀再檄臨元叅將施翰發沙源等兵來會又大書傳牌招撫一齋瓦羅一齋羅平爲開生路瓦羅望牌羅拜羅平賊輒梓而碎之殺齋牌者呂聲揚合廣西營及土舍昂資等兵衝突而前正

月晦達羅平二月初攻阿那寨擒斬二百八十餘級初
六日攻比得寨復斬二百餘是日賊截我護餉土兵於
徧頭山死者九十餘人初十日我兵出城樵汲賊掩至
殺二十餘人城內銃擊殺七八十人白醇儒匹馬衝入
賊陣手刃二級吾必奎等以衆赴之追至阿來山下連
斬賊級十餘賊奔箐而止蓋七日三捷獲首功五百餘
仍檄原刊諭帖徧發夷寨有本自生人莫尋死路等語
夷皆感激瓦羅輪欵者七十餘寨而前所徵沙源等兵
亦漸集壓境各寨夷民有入城來投者一一慰勞問所
患苦諸苛政槩去之凡七十餘條刻石立禁夷民來者

日益衆稍稍赴州輸糧爲年來所僅見之事道將因請
撤兵撫臣謂羅平上下五營從叛者也分管者阿九安
應龍也主之者補鮮也阿九應龍未誅兵必再來撫者
必叛卽下令誓師明順逆以堅旣撫之夷懸賞格以購
首逆之賊得補鮮者二千阿九安應龍各一千阿勒施
恩遠而下有差密屬各道將刻期並舉仍以師宗係羅
平咽喉餉道委遊擊李思忠統兵二千鎮之策應羅平
爲犄角接餉護耕招復流移於是叅將施翰以沙源等
兵勦捕北魯邑等寨及徧頭山倂斬一百九十九級沙
如玉手擒施恩遠以獻立賞五十金潛兵襲羊場爲補

鮮所覺披髮騎無鞍馬奔箚遂掃其巢計誘阿九於法
干寨斬其首併子塔及手刃郭知州之阿甲殲焉立賞
千金安應龍聞之遁去普安叛首尹王保同補鮮來劫
營道遇沙源兵衝殺斬級二十五僇追生擒鼠場營長
安氏三銃擊蘆塘營長安楊保殪之安氏三者安應龍
親姑而安楊保則應龍叔也是日擒斬六十二人入黔
界四百里矣望安南三十里而近大雨班師因鮮塔隴
應麒之反覆也執之以歸又棄歸師之便與李遊擊令
營於否歹斬賊餘黨百五十級補鮮兩年以來迤東州
衛殘破非一其勾連之勢漸及于西普安之歸順營狗

場營並鮮之皆鼠場營盧塘營並應龍之族而土官普
附鷄場等營勢若連鷄蓋滇與黔之寇又二而一者也

此舉自師宗而趨羅平自羅平而入亦佐

蓋應龍巢穴也應龍遠遁

撫其妻呂氏俘斬多級緝叛歸騰氏以歸縣治煥燭人
民蒙恩諸賊反側未定檄曲靖道委經歷魏
天倫署印料理收復安插之事再發土兵協守天命
既至招攻勦賊夷河溪河臘等出見不肯信內疑免死
執照諭來則集勦前罪不即發兵擒捕始有至者撫
慰撫官各寨見民見有渠魁接踵而來凡千餘戶七八
十人編甲令照地界與集街又自亦佐而長驅晉安轉
攻馬馬營仍築土城守之

戰千里屢殲渠魁斬首千餘級賊皆破膽矣安效良又

請撫責以擒獻安應龍補酢無徒狐疑口說支吾五月

二十日賊馬步萬餘攻平夷衛城連劄七大營寨將袁

善分派城守開門出兵銃手打死賊兵數十人賊分手
騎往白水邀截援兵是夜賊營砲聲不絕我開小西門
擁出衝賊銃擊賊首一人殺之賊繞山舉火良久步賊
先行騎賊隨後退去遣王叅議鎮尹叅將啓湯援兵接
應二十三日善率五千餘捕賊皆逃走卽由羅平越州
招慰夷民而還平夷衛去交水二舍緊接黔壤滇師出
上六衛必由于此首規恢復叅將袁善統兵駐其城爲
進取計曾賊尹玉保等嫌我壓境補鮮乘而勾之謂先
發可以得志再以銳殲于城下追尾賊蹤盡境而止因
賊曲靖鎮鎗全滇交水當川黔兩路之衝扼塞居要無

逾此地乃平夷右所寄居曲靖殊瀾無謂改置交水憑
險築城俾與平夷衛相整垣爲整援并言城交水有五
利移平夷右所亦有三鞭興其兩明而果沅州縣無城
者分別緩急次第經營以資保障黔園方急屢旨催滇
粵援兵而責望于滇尤切主言滇黔唇齒之國滇之急
黔者勢也顧滇自有寇鎮寇與黔寇相連其用兵之漸
不能不自內而外亦勢也方臣等入境安效良魚然於
嘉益豫千鍾反側於武尋補鮮附九安應龍輩蹂躪我
師羅攻城焚寨日且有聞此時此際方愁無滇何知有
無不得已用羈縻兩字以緩外夷使不爲我難我得專

力於內也又用分別兩字以攜內夷使不爲賊用我
專力於一也然而臣等之謀固未嘗須臾忘黔也嘗安
安南諸營爲水西所驅多方獎其未叛者以招其觀望
者泗城烏蒙爲水西所嫌多方播之以文告而又餌之
以爵土蓋一面驅除滇一面區畫黔也拮据久之祿千
鍾獻賊矣張世臣阿歹出降矣阿九授首矣補鮮安應
龍逃矣師宗羅平亦佐一帶漸漸寧帖矣可以其餘及
黔臣等猶竊竊焉慮也需益緊壤曲交東川逼處我省
城二百里內此輩傀儡掣於水烏安知不覘我之虛蹊
我之後是可憂也嘗安千崖萬壑轉輸艱於登天故滇

師屢出無功。去年疊水之役。旣覆軍。隕將。今年四月。出不意。長驅連掃。叛管縛其渠魁。儘有破竹之勢。竟以食不繼。遄歸。絕援。絕糧。是又可憂也。爲之計曰。晉安雖陷。其守劉世隆尚在。可使也。其子遣之。民餘燼可拾也。未叛諸寨有米。不妨高價以致之也。卽安南未能驟通軍民餒甚。宜齋金接濟以堅之也。於是大集士馬。陳之各隘。內地。在在有兵矣。以五月檄劉世龍招集。普民千餘。滇發名色守備焦大受率一旅合之。足爲鄉導矣。又發銀赴彼。就近糴買得米千石矣。三次從間道攜鐵安南之刻期舉事矣。而又思兵有正有奇。徑有分有合。必

我之兵不合於一隅庶賊之勢牽制於首尾於是檄叅將袁善濟以名色守備王聘選張雲鵬等兵出亦資孔趨新興襲上官營謂之正兵又檄布政謝存仁同知呂聲揚率名色守備沙如玉土舍海現銀等兵出黃草壩趨簪土襲馬乃謂之奇兵蓋七月八月業先後並誓師而前也滇只此兵力而全無餉力臣尺寸寸不能淩虛遠駕其所効同讐之義而少紓、皇上西顧之憂止此安南之圍既解則普安之城自復盤江以西無餘事矣至盤江以外尚須黔師來會滇進止再相機爲之盤江一水滇在西黔在東其力各不相及也九月叅將袁

善督守備王聘選等襲土官營初三日自平夷出師晝
夜馳二百餘里值大雨初五日黎明抵營賊首段二截
路選力戰擒段二斬八十九級盡燒廬舍賊遁上八擔
山選等領兵直入初六日早攻八擔山行五十里山勢
高險大雨馳往安南時被圍已二年食盡力窮幾陷遠
望南方兵至以爲賊大懼問之則雲南救兵又得賑銀
十兩喜若更生而設科李賢二賊出沒爲梗命叅議王
鏌叅將尹啓易圖之九月二十二日募土人探知科住
一小寨去霑益六十里明日以土人爲鄉導守備郝太
極五必奎率兵并把總白醇儒土官龍在田等進兵論

令得設科等必生致之二十五日夜啣枚前往遇伏路
賊隨卽斬首三鼓直抵科寨各夷尚不覺當卽奔散郝
太極吾必奎等遂生擒設科李賢及主文李明遇星馳
四十里天始明二十七日抵交水二十八日解至曲靖
照原頒賞格示信刊諭帖至霑益二十八營招撫安插
其安南普安叛營土官爲首馬乃次之叅將袁善出平
夷之師襲破土官巢穴輕騎直達安南布政謝存仁出
黃草壩隨路誅鋤旣蹂躪馬乃焚其積聚大兵刻期十
月七日營於安南之西軍聲已振自此新興普安一帶
漸次芟除盤江以西可望底定初議滇以救安南爲首

務安南扼塞盤江居上六衛之中北爲查城爲關嶺南
爲新興爲管安爲樂民所平夷所南北數城旣陷安南
遂爲孤注自天啓二年二月安南被圍以來其困已極
若安南再失盤江上下徧爲狐鼠縱橫之場卽將來收
復何處下手乃乘秋禾未採之時十月初十日布政謝
存仁兵到安南衛撫諭其酋瓏阿佉投見交印十五日
各兵自黃草壩分路進至品甸得普安衛中左所中右
所印二顆并收復樂民所而先初二日撫泥堡寨初三
日招撫阿革冲等寨尹王保等賊兵萬餘在江西坡割
營十六夜分布沙如玉先鋒廣西銃手奇兵尋臨兵尾

後白普兵左出海兵右出如玉獨衝賊陣追逐十餘里擒斬百十餘人貴州遊擊許成名初報安普并奇單兵擒斬功級四十三名謝存仁督呂聲揚兵益進隨路皆有斬獲閏十月初二日移營至新興站收復城池初五日攻核桃寨生斬數十人新興核桃寨素稱絕險各賊預匿子女謂官軍難克既克賊勢披靡我軍運賊寨穀米一千餘石進新興城畱普安衛經歷徐自通督把總劉啓茂等撥兵數百同招回站軍百姓住守十九日到普安城中分布休息賊俱逃入八納山尹王保敗回赴安効良借兵言設科李賢是我左右手今俱割去自顧

不暇那有兵借各賊始懼凡救全安南衛所二城并復
普安樂民新興平夷四城及亦資孔站黔疆鄰滇一帶
向被陷害者今已靖定擬以安南衛所普安新興四城
爲老營而以呂聲揚所統兵爲遊兵往來四城之間計
程不過兩三日乘餘威按尋坐坐寄箐之賊以時行其
剽撫賊當不出穀中然滇師通安南已三月而黔未以
一旅來會黔之所急者在大方水西不能分力於此抑
滇豈能長守再一二月黔師不至恐恢復之局終未了
當而尹王保見聚八納山十一月初八各兵大會布政
謝存仁督守備呂元揚沙源沙如玉王聘選張雲鵬自

昔安馳七十里至山與賊遇攻破硬寨二層斬獲多
又併力攻第三層硬寨王保率兵死戰呂元揚王顯祖
截住賊路沙如玉一標刺王保墜馬斬首賊有竄菁者
有奔入絕頂險壘者壘居深箐之中四面懸崖僅一線
攀援而上賊衆嘗闖投木石我兵被傷數人初十日悉
攻破之王保既馘江外群盜罔不震疊天啓四年正月
沙國珍羅應奎輩咸肉袒乞哀布政謝存仁數其罪而
赦其死單騎親詣賊營安插遂達貴陽比還諸酋仍伏
迎道旁各立認狀復站走馬上六街大通會黔師陷于
大方諸夷復雲擾盤江上下出沒爲梗計滇黔十八站

普安居道里之中普安而下望貴陽益近而滇遠且並黔疆滇能爲黔復之通道決不能代守督臣楊述中委黔叅政分兵各衛收拾發餉五千于安南事乃小定而哈馬谷糾賊兵千餘圍阿底等寨聲言進攻平夷袁副總分兵邀其前後破走之水西兵攻箄箕營我兵禦之斬數十級績至者數萬過江一枝十二營往鹽倉出曲靖一枝二十七營安邦彥親統出普安新興四月二十日已到八納山二十一日劄九家村二十四日劄其寨二十五日劄鷄場營袁副總率諸將往禦定計賊攻普安卽戰城下如其未動直搗鷄場以斫其營邦彥先

已燒營遁去蓋安位來報貴州兵已至海子內懼且滇
兵在前聲勢漸亦相聞故也蜀建昌夷羅亦焚劫白水
金川甸沙等處僅離會州一舍殺傷千百總數人官商
三五千皆竄避還滇一綫未絕之路忽然作梗固因大
方失利亦因酋安必撤從來管轄地方近因擒解必撤
部夷藉口報警群起而噪于是蜀中督撫用兵赦必撤
往撫乃得解四月破法墜等巢需益四十八營本奉設
科爲亂經四年自天啓三年九月生縛設科後餘脇從
槩待以不死就中順逆不等尚一二徘徊觀望暗走鹽
倉屬其鼻息勢不得不出於鵬剿袁副總合兵二千六

百人四月十六日自平夷一晝夜馳二百四十里連破
諸巢十九日旋師有賊截路衝殺盡散行一百里至哈
馬谷劄營二十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平夷前後攻剿法
墜礮蜂奔勒木東河以郝冲鷄都營一帶險峻賊巢百
餘里擒斬八十三人尋又破四營斬級亦如之而世臣
捷他頗通東川武定前守胡其慥屬武舉李瑗單騎詣
巢講折百端酋始一出仍留瑗爲質率精銳數百不使
人知突入城內闔城惶駭歸巢蓋不自安謀日惡子女
並結親東川以求借兵道路洶洶立賞格生致世臣者
銀二千兩斬首五百兩守備金爲貴發夷兵千人圍其

復赴又半年李瑗招至他頗夷民阿託阿曲等
以賞格報世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地名納棟與法
于阿遮會盟飲酒復募探知蹤跡者賞銀一百兩七月
初三日夷民阿翅報世臣已入本寨是夜瑗率兵五百
潛伏飛狼村又兵二百夜往他頗接應七月初四日二
更瑗督兩路兵登寨合圍黎明世臣始覺據險力戰自
寅至酉瑗一矢正中世臣家丁協力斬首入寨擒其妻
子八月奏臣受事二年呼餉則餉不應萬里叩關又
三千里走楚未見一勺之相活也急鄰則鄰不憚千里
爲黔轉戰又經年爲黔戍守而黔之貴滇未已也寬哉

滇乎滇必危矣滇危而臣受誤滇之罰誰能寬臣臣敢
無說而處此請徹底言之今千急萬急莫如餉臣等二
月請二十萬以延今歲仰 天而號真一字一血今復
半年矣兵日以久餉日以覺若此項不以今歲到決難
責臣點金萬一滇有釜池以爲臣罪臣不受也至於黔
之望援滇本無辭顧滇之力亦不容不審也臣去年曾
爲援黔之畫矣所擔任只在救安南復普安二事始事
之承當卽後來之究竟臣疏具在可覆而視蓋揣滇力
止此若滇不目量破八納之後妄自覬倖輕師渡江此
不遇與大方之敗同灰燼耳恐普安亦不免再壞滇之

得全師以全普安則不渡江之筭勝矣今日援法又不
同矣安南普安一帶既於七月交黔自守不知援師之
出應何塗之從仍下安南乎盤江去滇千里滇師渡此
所謂強弩之末且軍機呼吸臣安能遙制頃黔按臣傳
宗龍一聞朝命卽日慷慨叱馭臣發精銳數千護之
安莊黔按臣見普兵之勁也將招之入黔滇兵以沙普
爲自屑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卽滇之援黔
耳此外有議滇師出霑益者霑益距省城八站又四站
爲鹽倉又十餘站爲大方大方於滇遠而黔近黔師出
門便殺水賊若滇師之出須先殺霑益之賊霑賊盡絕

然後殺鹽倉之賊鹽賊又盡絕然後犁洗水界以及大
方此豈易言乎滇進大方險遠倍黔則難倍黔用兵與
餉亦將倍黔 國家有此物力否兵餉未集滇能舉事
否卽有餉矣而無本色有本色矣而不能運猶商餅也
不獨此也進霑益亦非容易也霑益左毗烏撒右連東
川爲賊三窟我兵進守非選鋒萬人不能站立又非五
千人連珠爲營則餉道不通及轉運之夫稱是此以月
計之費不下三萬一進之後不復可退殆與黔事終始
頓兵空城以自疲非策之善者故臣於烏撒東川用羈
縻法於霑益用剿辦法使機括常活放局面常寬漸次

之附者十七八具結認修城認保路請州官下
城木之輕許蓋意念深矣姑爲緩著與民息肩亦
自有見今堂堂正正兵從此出將從前羈縻一刀斫斷
恐霑益復動烏撒東川亦一片都動迤東鄰賊去處必
在戰場此寔不容不躊躇者也雖然黔將有事於大
方滇師之進霑益固不容緩也兩年來且行且尼愁
無餉耳請皇上於滇餉二十萬外再給以霑益之餉
下霑姑曰復城如黔師未舉只以少兵劄防以紓
吾力果其大舉遂駐多兵使虎豹隱然在山則東川之
賊不能飛渡烏撒之賊必牽顧其家而不敢遠出是陰

剿水西之羽翼所以援也是可爲也儻黔師遂踏大方
賊勢窮蹙必四面奔突需益有兵賊不至以滇爲壑滇
可恃無恐因得借兵威視賊之所匿挾而取之則滇人
之功可收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爲也安効良以罰之土
府處黔滇肘腋此倘未除則三省憂未歇也然非合三
省之力亦不能除果機會可乘黔蜀舉事滇不敢不統
戈以待師期又所以援也是亦可爲也三者之外非滇
力所及矣求滇於三者之外是水西之賊滇與黔蜀共
辦之害益烏撒東用之賊滇先獨辦之也滇無是力矣
見滇年來小以捷聞未挫失因疑滇兵之可用而

不然也方天啓二年此兵潰於畢節矣覆於疊水矣又
壞於長坡矣而今否者以未敢輕用之也屈指兩年中
雖大小百戰並在數百里內楔可裹首尾可接仍千籌
萬轉不得已而後一動捉襟露肘之狀臣身經之心嘔
之果能驅諸數千里賦巢所向無前否師不戒於外禍
必中於內援滇者其誰耶卽今石嶠元新之間野賊出
沒發兵搜捕山菁深密無處下手兵還賊仍出無有
期見駐數千之師於新平自痛自療自苦自然有何方
之可控乎其他句交句瓦所在見告闕穴閱牆瑕釁萬
端未可縷數臣之庸愚自救不贍語云重爲任而爵不

勝迫不勝而罰之亦何所濟乞 皇上鑒臣之愚憐旗
之苦立刻予以實餉有滇餉又有黔餉計遠近先滇後
黔滇餉不至臣不能任滇事黔餉不至臣不能任援事
臣惟力是視力所不及望 朝端之上熟思而審處也
新化州新平縣強賊四出劫掠副使胡其慥督諸將兵
大小一十七戰攻剿七十餘日始於七月初七日分元
江土兵五百名屯江邊渡口以防奔逸又分各漢土官
兵散徇於賊營各出要路以絕其糧道而又合漢土兵
二千有奇與賊營籌寨對壘而陣戒無深入爲持久坐
困之計賊勢漸窘其潛奔渡江者暗出劫糧者爲我兵

殺擒斬甚衆遂下招安之令無不響應少壯者收爲
部兵老弱者量賑倉粟歸家地方以寧十二月初一黔
國公沐昌祚卒安效良差目把何與先保邦正縛獻安
應龍勞其使遣之回至曲靖城外被殺者十四人蓋恭
議王鏐與守道黃似華積不相能聞應龍旣擒各遣人
就烏撒接取烏撒付似華所差之人以此生嫌遂動殺
機効良聞而驚疑點兵我亟申飭戰備以待霑益州與
烏撒後所同城乃滇黔共治之域先年滇之亡城三而
霑居一焉兩年來在處恢復且以其餘及黔之安南普
安而綏霑益者以餉不繼也天啓五年以黔師大舉恐

賊勢奔突滇先受禍不得不獨任其責乃遣副總兵袁善率各部兵五千於炎方取齊進霑益鎮守繕城垣立哨鋪招集流移仍于松林炎方各建土城鷄世昌期曲奈科等俱差夷人投見送米豆者州夷居九漢居一夷之爲營火者四十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派官直拱手而受成事焉其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三月十二日水蘭烏霑賊數萬到霑益城四山制浦分爲三股攻東西北三門袁副總同監紀同知吳思溫于北門設伏誘賊來攻百銃齊發擊死甚衆賊四山齊下衝城又發銃擊退明日力戰追十餘里前後擒斬二百

二十九級十四日早賊兵萬四五千從東山往炎方分
三枝官兵止二千五百亦分爲三再發城中步兵接應
決戰共斬一百四級十五日賊從石龍山頂下窺城中
樓剗二十餘里馬步相兼寸寸埋伏霑炎斷絕其夜我
潛出南門劫營賊屍遍地十八日安效良率兵三萬餘
圍炎方繞十餘匝我放百子銃打死賊百餘賊又增兵
數萬十九日早插木牌堆集草束縱火順風來攻我以
火箭噴筒投草旋積旋燒至黃昏賊方退吾必奎大銃
烏銃龍在田交銃每銃打死二三人者五人者賊死三
百有奇鏖戰已三晝夜我營中各兵懼而思逃必奎在

田仗劒喝止募死士張文魁等刦營賊擾亂四鼓撤營去袁副總亦以是日來救行八十里困乏大雨不能進二十日賊哨馬三百餘分二枝來犯聞銃聲不敢近退刦清水溝在石龍山下霑炎達中處二十一日袁副總發沙源等佯爲疑兵擾之是夜又發步兵於四山絕頂各舉火爲號賊驚亂囂聲不絕二十二日沙源等躡賊營止空壘已遷去矣追八十里斬一百十三級霑益城下之戰五日夜屢出奇兵殲賊炎方以木爲柵兵不滿二千賊環而攻之兩晝三夜不能克又引而向霑終不志斬級共三百四十有奇效良敗回至得勒遇安邦

彥領兵到鹽倉阻之不許歸巢四月合兵列營分東西
二路東營由白水入交水西營由塊補入曲靖效良統
水烏兵出木冲犯馬龍直上省城撫臣大集兵分布各
隘二十五日水西十七營已到達朗離霑益一百四十
里又三十營至烏撒運糧不攻霑益徑出木冲馬龍袁
副總聞之引五千人劄松林達中以便應援左布政謝
存仁統總鎮莊兵六百及景東象陳駐馬龍調度諸將
扼木冲要路五月初三日賊鼓行而前號二十萬實八
九萬共九十八營初十日至馬龍後山去省城十五里
袁副總於是日統兵六千至城下尹啓易亦於是夜兵

三千續到賊分兵四出燒擄諸將截殺共斬九十二級
十二日賊聚營磨盤山十三日道將會議決戰二副總
親立馬鷄頭山督陣分派沙源兵中路祿洪兵中左路
龍在田王顯祖兵中右路又以景東兵伏左路分家下
撫其左右老營賊恃衆分八路衝至我兵僅萬餘偃旂
不動俟賊將近銃炮并發賊死戰不退景東陶明卿等
象陣從左衝出狂跳捲踏賊騎始驚諸軍齊進賊大奔
勢如山傾追逐十餘里賊走據山頂共斬二千餘級頭
目數十人把總施鶴齡等入落竜僻路截賊糧道并獲
級以獻賊自敗後將兩山新營撤入大營劄高山我兵

挑戰不敢出十五日猶投嫖書我每日發哨必有斬獲
諸將刻期以馬龍兵攻其前曲靖兵從木冲襲其後十
八日早宜撫沙源領兵到賊營賊先已拔營走尋甸卽
統兵往救賊于上流渡河十九日攻城諸將兵僅二千
直衝其營賊尚數萬從山馳下圍之沙源卽圍中飛馬
奔突砍殺無數賊爲開西南一缺放出卽燒營走鳳梧
山二十二日乘夜遁去其地緊界東川將取道焉守備
金爲貴結寨甚堅東川亦斫樹塞路不許過仍自霑益
夕禱爭渡溺死數百人追兵斬獲又五十餘人是役也
賊悉其精銳空巢而至我衆寡懸殊摘各路鋒銳集松

林偵賊向往縈與之持故賊初至先成列以待賊不得
長驅分兵翦其游騎首挫賊鋒比大戰踰時乃決得景
東戰象之力漢以一隅當三省劇寇輒一戰破之十年
來未之有也撫臣已陞兵部侍郎尋以新銜留任則天
啓六年二月也因奏數年以來次第收拾渠魁已盡殲
淪疆已盡復漢之事無弗了者乃黔氛震鄰未能卽安
獨計兵憑城則守可堅炎方以木柵當賊三晝夜此豈
穩著議於炎方松林各建石城炎方以都司吾必奎主
之松林以都司王聘選主之繼興白水城工次第告竣
仍招出塞夷四十八枝於城外設街塲使貿易通往來

每月六街來者日益多或至二三千人諸酋各具狀遺
所親信赴撫臣投訴慰諭開曉各給免死印票遣之內
夷略定大約官兵領袖鼓舞土官善用之皆爲盡力境
外切近諸夷東川酋祿千鍾暫就縱索烏撒安效良難
得要領曾縛獻安應龍因解功之人見殺於曲靖遂復
跳梁近兩敗之後輒又使親信尹維鼎來款姑責之獻
賊曰不獻賊不成撫不合三省不獨撫效良狐疑不定
願先獻滇賊尚未許蓋弄賊於撫不撫之間使賊徘徊
於望撫未成撫之際目前以息滇肩將來以就黔局卽
前緩著活著之說最爲得策而所急惟餉用兵五年帑

金六萬廣東五萬貴州三萬湖廣一萬合之十五萬援
黔安普雷兵戍守者經歲費餉四萬七千有奇滇所用
者僅三之二前冬匱甚值河南解到六萬暫接部覆撥
給湖廣加派銀二十五萬兩亦未卽至撫臣請依數依
期解發許之未幾陞南右都掌院謝存仁代巡撫尋叙
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永指揮僉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十

朱國禎輯

黔摩

貴州開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
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官司
人民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瘠夷情猾
詐分隸川湖雲南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
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橫交讒搆亂喜禍
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其民雜夷漢供應衙門給使
驛遞皆出于此官其地者率非正塗多貪墨激變朝廷

遣將征討多藉土司之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畛不顧婚姻惟敬官府利賞賜卮酒寸綺驅之卽徃我利其目相戕賊可以破散陰黨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旣事畢解媾結好如故而水西爲最水西霫翠火濟之後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以霫翠爲水西宣慰使宋欽貴州宣慰使各統所部而霫翠居大方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主之環列險隘六年七月霫翠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犵狁負險抗拒官軍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由霫翠所激不許仍勅邊將豫防尋以其恭順位居諸宣慰

上欽死子誠立十五年誠母劉氏名淑真入朝 賜襲

衣米鈔十六年劉復入朝十七年霑翠遣妻奢香率上

酋朝貢加賜甚厚二十一年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

西都指揮同知馬燁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二千人并水

西兵屯戍雲南六月霑翠及貴州宣慰使宋斌貢馬賜

鈔幣斌誠之弟一曰其子也九月霑翠以蠲逋租貢馬

謝恩明年進馬者爲奢香遣其把事人等則翠已死矣

田叔不曰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備羅夷羅夷畏

之號馬關王霑翠死奢香代立燁將盡滅諸羅郡縣之

會奢香有小罪當勸燁械主裸達之欲以激怒諸羅爲

兵衆諸羅果殺之以次時宋欽已死其妻劉氏多智謂

奢香部羅曰無誣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

諸羅乃劉氏遂發馳見

太祖白事

太祖召訊之

大事記

卷五十一

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
發屠恐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敢昧死以聞太祖
然之還宮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賜第
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
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卽折簡奢香令速人
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賤馳見太祖目陳家世守
上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
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家聖恩當
令子孫世世戡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
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
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
王乃爲二妮子坑耶悔不恨羅赭爲血海也旣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爲汝忍心除害矣
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資甚厚命所遇有司皆陳兵
耀之奢香旣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懾服奢
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
世世辦也又云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修燁政諸羅

畏之號曰老虎

王弼州曰馬燁都指揮非都督也都督誅死史必書之
今劉不載而香香之不服在何福請討之前子婦奢助
之入朝在奉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尚在後宮之見或有之而奢香入朝則高后已賓天
二年矣奢香之代任與馬燁之在鎮又五年矣奢助之
入朝又三年矣後宮之見與華蓋殿之宴何人也馬燁
為都指揮而顧成爲督定衛指揮使其時成已著勲進
都督僉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
名豈燁所可擬又且非顧展也今貴州所隸驛分有云
合香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右弼州以大
明一統志爲據蓋夷酋生死不書而朝賀賞勞一端可
考其說嚴且詳矣今並因之更有進者高皇最嚴宮
闈之防西洋進羅解國再用金葉表進中宮皆不許寧
有一夷婦遣入宮中相見之理謹身殿居正朝之後
豈有皇后于此陽宴夷婦之理是皆當考正者二

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討平之
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霑益郵傳四十八貴州都指揮馬

燁巡視謂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五年都督何
福討畢節囉囉諸蠻尅之尋奏奢香桀驁請討之不許
十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把事頭目來朝賜銀鈔錦
綺二十六年正月貢馬方物奢香不知死于何年雷翠
之弟安勾一日立子孫遂以安爲姓繁衍鄰近土司弱
者卽納其族據之因授土職効用自黔而川而滇皆有
之弘治九年四川馬湖土知府安熬性殘虐姦淫嘗遣
四千人運木于大汶溪歲暮逃歸疑爲妻父夷人祥慶
所誘令叔駱率楊黨等百餘人邀于途執而支解之其
弟祥佐告撫院鰲給駱獨任其罪又令人曲證之懼事

露遣黨執駱子孫及其家男婦四十二人糞沙壓死滅口駱吏死獄中又欲置祥佐于死聞妖僧百足能爲壓鬼術乃生割一人依法呪之不驗嘗遣夷長文昌保誣奏一僉事不從怒滅其家土人前後殺害者無慮數百塚墓遭掘者八十餘廬舍遭燬者三百四十餘區讐家屢奏有司遷延者餘二十年至是巡按張鸞按得實捕之招土人抗拒久之無有應者乃就擒鰲殊死餘皆從坐家屬發戍邊遂改流官知府十五年米魯之亂需益州土官安民實助之久而後定

見第十卷

蓋安民恃其強

世驕蹇雖聽調率徼厚賞所過劫略諸羅皆獷悍眇官

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瓊衫疊塞耳傳至貴榮
勾之的派未知世次何如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
爐山加貴州叅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
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方謫龍場
驛丞貽書責之乃止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
榮所嗾而督撫檄其兵輒違約守仁再與書乃行貴榮
死子萬鍾立驕縱聽漢民張統及頭目烏掛等教誘每
遊獵酣酣輒射人爲戲嘗撻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葱
等四人因爲所殺無子其三從弟萬鑑宜襲烏掛與統
等請之萬鑑以兇犯未獲恐後坐累固辭烏掛等遂謀

保其疏族普者冒爲萬鍾親弟萬鈞告襲指揮胡遠朱
蕃祖勲前後承勘受賄匿情報鎮巡等官遂暫委萬鍾
妻奢播搆事待普者年長繼襲萬鑑悔不得立使人說
烏掛不聽恨之乃偕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并合數
千人將詣省城投牒及烏掛界烏掛覺之亦集兵讐殺
而角藥抹鬼阿內三人先爲亂兵所斃惟抹惹逃免烏
掛因誣萬鑑殺萬鍾而萬鑑亦誣萬鍾爲烏掛所殺凡
數十疏皆下鎮巡等官按之至是巡按胡瓊等上狀言
萬鑑應襲但與烏掛互訐令輸贖免罪統以漢人結交
夷人宜永戍邊蕃勲奢爵宜逮問角藥等梟首示衆抹

忽令萬鎰捕之因劾左布政趙文奎納賂爲普者遊說
都指揮許詔亦納烏掛等賂皆宜顯罰報允萬鎰遂收
嫂爲妻管宜慰事頗得夷漢心乙丑九月凱口苗阿向
等作亂邵御史陳克宅總兵楊仁討平之盡逐殘苗以
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群苗不便餘黨王聰楊免
等復奪而據之官兵輒敗叅將宗祐以孤軍被圍請援
不至遂執以去求還土田復官印乃釋還事聞仁革職
克宅陞去奪官聰等得志愈肆猖獗佯言乞兵隣近諸
土司進攻鐵官等營都御史汪珊遣使撫諭再三終不
降乃調萬鎰兵至以指揮李木佐之都指揮朱文協謀

集漢土官兵三萬有奇皆逼圍下萬鎰親率花鎗手與賊相距賊敗走渡河萬鎰兵尾其後未文等三面並進因樹招降旗賊黨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賊據險下矢石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圍斬免等聰冒雨潰圍出爲萬鎰部兵所執已而賊首王枯等復入據圍隨執之前後虜二百六十三級降苗洞一百五十餘寨夷民男婦二萬餘口都勻府平州長官楊進雄貪殘兇惡土民苦之進雄初無子以兄繼祿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珂怨望進雄欲殺之不果乃盡奪財產并其父子逐之珂用事久得土民心一旦見逐遂與群苗爲亂據唐宿

國再攻大田等處進雄珂各上疏許奏詔下撫按勘處
都御史趙鉞以進雄不法失衆逮下獄檄獨山土酋蒙
繼武禁諭珂令歸命而許司民更土爲流以安之治安
計不便乃陰許繼武以司轄六洞地借兵自護繼武不
聽發兵攻珂斬首二百復平州珂走廣西泗城繼武遂
耕墾六洞地洞民不服復助珂與繼武相攻久之繼武
兵疲轉餉亦不給走還獨山珂復據平州然創殘之後
不復能軍矣及是都御史吳繼嶽遣都勻府推官胡較
招之許以不死其父繼祿及苗長四人皆來降珂不得
已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繼嶽請改土官爲流以絕後

忠從之諸苗皆視萬鑑爲上下然兵不輕動卽撫按調
發時有可否求多者以抗違叅奏衆相與共明之紂不
能害也未幾鑑老歸政于國亨亨鍾之孫也鍾死子仁
尚幼未幾亦死鑑老居臥這二子智信爲阿隗織金頭
目亨卽得立與信交惡誘而殺之智懼合姊脩永寧土
官奢效忠攻亨殺略互相當於是鑑妻疏窮訟于督撫
言國亨謀反前巡撫趙錦檄畢節兵備楊應東治未決
錦去代者王諍有言應東受國亨賄陰持兩端諍遂疏
請罷應東聽勘而發兵誅國亨 詔從之智喜畫進勦
策且約以兵糧數萬爲內應時總兵安大朝已調四川

奏留之大集漢土兵萬餘人將以進至陸廣河智兵糧
無一助者諍聞之頗悔仍令人撫諭國亨密止大朝毋
輕進兵會大朝已渡河至水西國亨使其守隘目把阿
弟得費等詐以三千人內應衆喜旋往迎之一老卒力
言賊狡謀未可信不聽旣接衝散敗死者過半是役也
大朝子榮在行率所部苗兵鹵掠師無紀律故輕進而
收諍上疏自劾御史蔡廷臣請治失事諸臣之罪給事
中溫純亦以爲言諍固籍聽勘大朝革職戴罪殺賊時
智母子居省城依督撫爲重國亨屢攝不出王方一代
尚文襄在銓以太僕少卿阮文中往謂夷族自相殘殺

非敢犯朝廷也縱抗命不赴只是違拘何爲叛逆乃遂
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未
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也此行止究讐殺與夫抗提
之罪彼必自出聽理一出理則無叛逆之情自見只以
本罪罪之當無不服阮唯唯既至狃於浮議不敢突變
前說亨疑畏益甚託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
云智兵夾掩殺益復擁兵自衛高乃題遣給事中賈
近往勘蓋勘則欽犯人不被害且有開釋之機也亨
喜曰吾生矣挺身出先是阮諭以五事一獻撥置人
一照夷俗賠償安信等人命一分地居疏館母子一削

奪宣慰職其子權替一重罰以補中國軍興之費悉聽
命將夷犯王實吳瓊阿弟等獻軍門願認六犯名下賠
償罰銀六千兩其敵殺官兵雖不與知認罰銀三萬五
千安智歸阿隗織金二處智退閑從母以子國貞代疏
窮歸臥這亨自願革管事子安民權理而疏窮安智猶
堅執不從揚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
已阮諭以朝命已定違者治罪乃伏葢科臣未至而事
已平矣妻二守備一住大方一住臥這遏二家隙端而
私圖自如復以地畵交訟督府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
十四莊與智仍各輸罰仍許亨立功贖罪時諸盜倚險

公行亨一一擒送威清平壩間道路無阻酋長者普犯
十二營鹵土婦瓏氏亨卽逮捕以獻悉修舉廢驛和厨
傳益令部下開墾察下貧者賦牛具種子流夷自還者
千五百餘落事聞復冠帶行宣慰事如初兩守備皆罷
歸是歲萬曆庚辰也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鎮
巡劾奏請逮 詔免之姑罰木以贖獻木四十株賜飛
魚衣一表裏二運至涪州爲豪何貴所略撫臣奏飾詞
誕上奪賞賜亨辨貴奉撫臣指奪于先阻絕于後廷臣
惡之請下亨御史逮問不從兩淮使者言亨所言不實
至冒稱宣慰使不敬亨憤復稱兵攻翁坡西堡久之諭

解乙未亨死子民先死孫彊臣立彊臣弟堯臣初贅於

鎮雄土知府瓏清妻者氏

卽裔氏

因立爲後改名曰瓏澄

上于所司督臣李化龍判云瓏澄之爲堯臣久矣何故
突爲兩司委管佯若不知幾于掩耳盜鈴按臣崔景榮
云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非事體此實據也而
安楊據地世傳世婚姻嘉靖時播州宣慰楊相欲立其
龍子被逐走依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不與多開供
費銀求以地贖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
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如
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無存安氏計窮而地終

不肯歸後告督撫勘明亦終不歸楊自以兵取之由是益構隙相仇殺朝廷決計討應龍黔撫郭子章念事急安楊必合合則決不可破以先離安氏爲上策移蜀檄堯臣兵合彊臣同進召至省城與盟厚待之許以歸所侵地安氏始盡力應龍厚餽堯臣立斬使餽儀歸于官郭獎賞甚厚李總督給大紅段旗書忠清二字褒之始有大水田之捷并燒桃溪衛之捷遂挫賊鋒方進戰奏聞 旨下有安彊臣堯臣若絕楊氏朝廷不惜土地之語事平叙功堯臣繼襲鎮雄而地終不與蜀間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擒叛便擒叛責索印便

得印猶遲疑黔撫屢爭之未決比王總督象乾至乃勘

明與之王因此以棄地被彈撫蜀者喬璧星復奪其地

夷衆始開會匿印事起在永寧一則則堯臣實爲之蜀撫責

問將用兵安氏素歸命黔撫詭陳狀云鎮雄與水西原

一家後安氏絕鎮雄瓏富來繼遂名安瓏富蜀按臣錢桓云土夷

攷並無安瓏富鎮雄絕堯臣自水西回繼遂名瓏澄堯臣原瓏

富之後非冒姓瓏也堯臣初入鎮雄各府土官土民保

結奉蜀省院司道批允原非私相授等云黔撫郭子章

方候代未行念邦政條例有武官無子侄及僭皆一代

且大兵後未宜輕動姑緩之又時時謂人曰黔省貧瘠

諸夷恐有它釁并以聞科叅堯臣之謀占鎮雄始終以爲當兵者蜀也始終以爲不當兵者黔也群議亦一有然有不然謂當兵者惡奸雄之僭竊謂不當兵者慮時勢之艱難譬之投劑然蜀治其本黔治其標甚至謂蜀用兵而終撤竟收其效黔令堯臣歸推赤心以待反開用兵之端又謂疏稱者氏稟詞不能理論勢禁顧設疑啟堯臣幾幸之心是堯臣非真退也以退爲進我非真勒歸也以歸爲與衆皆和之蜀撫復奏堯臣產于黔而肆惡于蜀黔以無兵無糧會勦爲難若能勒之西歸永不再入鎮雄臣亦何難收兵堯臣竟赴黔撫之召居省

城諭疆臣念手足情撥地安插其妻祿氏鎮雄人夷俗婦人不越府獨得畱當立瓏氏子孫黔撫奏其族甚多必須審明宗派方可申報不料小夷阿章子阿固原非瓏氏親枝又非衆目公舉通同奸惡妄意面襲以致瓏氏不忿屯扎界上力拒近奉 新旨以立瓏之權歸四川臣等不當干冒但本府糧馬專輸貴州是四川固不可視爲度外之夷貴州亦豈忍視爲鄉鄰之鬪其利害切于黔而遠于蜀知府得人則黔衛可保無虞額糧可保無通不則黔任其害匪旦夕所能瘳乞早決斷、
地方部覆瓏氏自瓏飛沙以來世有鎮雄之地阿章一

枝係瓏氏正派當立蓋自土知府瓏勝既絕親弟瓏
祥墨二人泰先有子阿章入贅嫂奢氏而生瓏清
所贅之子爲長枝先出之子爲次枝夷風固然則阿章
之與故絕瓏清異母同父三司詳議足爲斷案宜更名
瓏自得爲鎮雄土知府承繼瓏後阿固卽阿章之子也
初議何以舍章而立其子今舍固而立其父立阿章則
服立阿固則不服豈非結勘未明人人生心以致異同
如此乎時安疆臣已死無子堯臣代爲宣慰從此不復
懸鎮雄千房皆撤歸祿氏爲祿墨之孫所得府中兵馬
之半堯臣時時往來皆摘之而去蓋徑以瓏爲外府也

是年五月貴州兵勦路苗山苗大破之斬四千級三十
八年七月貴州巡撫胡桂芳巡按張爾基題馭苗綏邊
事紅苗爲害黔東尤甚先銅仁里民赴京具奏四川邑
梅長官司甲部皆極言苗賊稔惡荼毒舊撫特陳慎銅
議以杜窺竊頃者馬孔英輕舉失利已經褫革今當速
爲處置部條六議以上曰兵力宜增曰同事宜協曰信
地宜嚴曰隣資宜借曰公費宜增曰應援宜速增兵力
者貴州總兵標下不滿三百平頭恩石二守備兵各不
滿百至爲寡弱標兵宜增二千守備各增五百將
鎮筓四川遵義各抽五百餘令設處召募足數通行三

省互相策應四十一年黔撫以敘瀘二府并鎮雄一司烏撒東川芒部烏蒙等四土府錢糧逋欠乞改才轄蜀撫吳用先謂紛更必至啟釁六府不隸黔而隸蜀蓋有深意黔之輿圖彊半屬之安氏若四土府隸黔彼焉啟彊何所不至昔年已見端矣舉而入黔則四府一司之上官多安氏私人適中其計而投虎口以肉也又并敘瀘兼督十羊九牧益非事體至錢糧逋欠實有由然任鎮雄烏撒等府半爲安氏魚肉敘瀘則蜀之有司督之自有三尺其又何慮于是其議得止而安氏爲黔附離贅疽必潰之勢亦可槩見時黔兵雖小益其勢卒不

能自振楚蜀亦遠不及事思南民焦月聯復來告苗劫
擄之狀撫臣遂生口語又爲貴陽太守錢策所抗病卒
于官張佃代佃去張鶴鳴代未至巡按毛堪還自雲南
奏貴州山川險遠甚于蜀道且苗狎作孽魚肉官商有
日異而月不同者臣之往也清平縣城外白晝遇各夷
搶劫商人盡棄其貨血肉淋漓者十餘人擁輿泣訴各
苗且揚揚嘯聚山頂自恃莫可誰何其他經過郡邑皆
然在滇兩年滇士民之受禍者不可枚舉鎮遠徐經歷
之遭劫殞命元謀徐知縣之受劫去官慘毒極矣
歸也關堡村屯較前似爲嚴緊而偶值撫按兩臣一時

並缺各夷益無所憚下役人人自危日行僅五六
最可駭者當午抵威清衛城門晝掩俄而報兩百人殺楊指揮被擒臣亦停車爲之終夜不寢嗟嗟鬼方之民獨何辜人命至重動至數十命數百命甚且幾村落地方有司多匿不以報諮詢父老有謂川湖之協濟宜議者又謂水西之縱寇宜懲者水西兼併強盛縱賊劫畧收其奇贏時出緒餘餌不肖有司遂以過路官商委之縱虎深山白晝食人而已若無與焉安可養成大患不爲早計哉部覆黔之苗夷號爲鬼方種類日煩播惡日廣至于今日而慘益甚矣此非水西之故縱陰爲奸

利當不至此水西之力制此諸苗易同反掌乃坐視其
亂而莫之遏此其罪豈在諸苗下故爲水西計非誅鋤
盜賊以清地方卽百口何以自解責令速擒倡亂首惡
獻而正法以警將來蓋黔無民惟有各衛軍屯寨苗种
俱依菁占險各另有寨卽黔民也盡屬土官提調管轄
絕與有司無干有司多與賊猫鼠同眠何能防其出沒
從來苗种無一人肯出見官府者錢糧拖欠亦付之無
可奈何間有客民投入盡川湖廣亡命之徒爲之主謀
有甚于賊黔中旣貧所仰蜀餉楚餉又多逋負兵丁得
不能制苗种死命一味以撫支吾朝賞而夕殺人爲常

官其地者日延一日陞轉事故去卽爲幸誰能收拾無

之害黔久矣然黔川湖皆與苗相錯馴暴緩急不自

清平而上接滇界種類如狎獍青苗白苗木籠蔡家子

之類甚多俱不爲盜往來剽掠爲偏鎮肘腋之患者黑

苗卽苗苗十分之一楊應龍餘孽攻奪客山苗司土官而據其地故名客山苗實黑苗也也出入無

時爲辰沅門庭之患者鎮筓苗也在黑苗則貴患急而

湖緩在鎮筓苗則湖患急而貴緩川不與焉盤據聯絡

穿三省藩籬者紅苗也屬湖廣者十七屬四川者十二

屬貴州者十一爲患于思銅辰沅酉陽等處二百餘年

江苗在黔楚間兩無所屬爲患于鎮遠施秉清浪偏橋

興隆石阡等處二十餘年仲苗係廣西流來猺獞種生
苗獨多據黔腹心殆遍無一非賊劫殺皆以報仇爲名
黔自平播之後用兵狎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
王山波羅清水等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
忙貢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四十二年五
月撫臣胡桂芳歿後至四十三年二月殺指揮楊可久
百戶劉應武把總徐伯勝尤致雲王瑞等綁縛貴定縣
典史沈懋教百戶陳明餘焚燒慘毒不可勝計高家堡
去會城僅四十里城聳峻而人精悍男婦可九百八近
地諸堡倚以爲重賦深惡之當晚陽時火攻三藝下匹

統之其人盡炙爲鹽脯其屋盡化爲烟塵四月鶴鳴慶
任見地方殘破決計大勦勦後行撫撫而再動者不行
雕勦請于 朝得馬價銀六萬兩以其間平三山賊斬
賊首之殺楊指揮曰阿回者其餘馘獲甚衆紅苗虜平
茶司土官之母掘石耶司故土官之屍二司隸蜀而遠
貴州兼制而近移文求給火藥火器請官兵協力夾勦
給與之且激賞土司先進酉陽司爲盟主會兵一萬餘
刻期並發一由脫生一由兒放一由平南一由九江石
耶司兵一由播州邑梅平茶二司兵一由水道共六路
于八月初八日進勦移會總鎮鄧鍾徽行銅仁哨官兵

併力咨川湖二撫勒兵境上防奔逸初八至十六日酉陽石耶兵攻剋地演平地等七寨破苗王石老耳石七斤等巢擒斬數多賊勢幾平乃石七斤等窺探各路軍兵遠札糾集湖苗馬步數千獨衝崖門一路兵寡難敵西石之兵大潰各司因而盡奔苗卽尾攻劫番播中寨二處燒掠房倉甚衆安堯臣亦縱賊出掠各土司效尤皆責堯臣擒解或應或否應者執遠夷充數受賞而去一切大猾盡皆藏匿毆魚毆獸安氏愈彊而狡謀愈不可測堯臣尋死子位尚幼妻安社輝攝事賊首班多電糾衆千餘焚殺茨堡等處進圍平壩甚急六衛爲之震

動平壩衛掌印指揮黃運清于八月十三日半夜深入
賊巢擒獲勝龍正法餘黨復嘯聚爲亂威清叅政李松
年操捕都司李上林并黃運清各率所部閏八月十三
日出師至後寨遇賊十四日齊進攻克圍坡阿苗二寨
十七日運清自督部下攻破牛丫凌六二寨凡連破十
餘寨斬百餘級生擒三十人九月間復出征漢土官兵
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九名內除安兵蒙兵張鶴冲土官
共七千三百五十名自裹行糧外一萬二百四十九員
名共日支京餉一百九十一兩六錢二分七釐蒙昌蒙
丘有大賊巢十月分四枝進勦總兵陳寅自壩陽由羅

勇進李上林由改窩進旗鼓官劉范和督安兵由擺張
進黃運清等山定番進千戶李瓊督蒙兵由翁貢進甕
安知縣袁大化督五司等兵由鼠場關進二十五日齊
到蒙昌劄營分攻着國丘花鴨孔擺革等十數寨斬一
百三十六級又宗角生烈翁忙者貢一帶大賊巢陳副
總督蒙兵由天台進李都司黃運清等兵及五司兵由
焦山進攻宗角生烈十一日進攻翁忙者貢陳副總兵
黃運清等兵扎火雷安蒙兵扎陽城圍下李都司五司
兵扎着貢分攻圍箐婆把大山谷精谷隆 馬打復羊
谷銅箐等數十寨禽斬一百六十六級又於是月二十

五日起至十一月初六日共擒斬一百八十三級通查
翁忙者貢在賊地爲心腹今已列管其中定廣壩陽之
間一帶賊巢多所損傷獨大箐圍及勁險寨尚未盡下
蘆山木瓜大華麻嚮四司尚多賊衆程番等十二司尚
未滌盪爲力尤難撫臣又因賊北走洪邊復委思仁道
按察使黃文炳監軍分兵進勦南北夾攻克巖孔穿等
洞後山深飛熊飛塵墨祿滾等塘長冲杉木土那賽老
虎爛潭雞董紀雞脚等圍擒大賊首八十五人威清二
十九層巖賊首蒲三等三千餘人任大山保箐搭蓋茅
寨千餘間攻城長梯百十架打殘堡寨四十餘處夜入

箐藏日出劫擄分守安平叅政謝存仁僉事楊松年都司李上林等兵十二月初十直薄大山箐口燒寨入箐盡燬其房斬百五十級而自六月後所在報功又數百十級蓋分兵出不意累有斬獲餘賊皆堅壘自固時出攻剽急則走險我亦卒未能乘而更有旁撓卒未能展者黔本兼制湖北川東東則重慶二府烏撒鎮雄東川烏蒙四土府西陽平邑等土司湖北則辰常靖三府州麻陽鎮篁九永各守備辰常沅州九溪永寧施州六衛并改轄平谿清浪偏橋鎮遠四衛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撫司篁子坪五寨長官司湖

南所轄長沙一府湖北川東兵備守巡府縣官員及新設平越府黃平州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四縣遵義新府衛所川東在上勢本易及蜀亦以遠待黔彈壓每事不甚介意湖北在下地廣而雜文武皆以楚兩院爲重視黔如贅龐然黔撫氣高事皆專決凡號令湖北叅備無一應又永寧保靖二土司抗違縱苗楚當責問亦若不聞甚忿之奏請大征

四十四年楚按臣彭宗孟頗駁其說且言大征宜審輕舉非宜湖北按察使蔡復一有才情考卓異初見業已相失後文移提解及叅將存設每每牴牾黔撫發憤叅

其推阻馮陵去之楚撫臣梁以孟與按臣顯駁且加抑
掄互詆疏三四上而湖北諸屬吏益假蹇不用命餉竭
兵不能出小有斬馘不足報功先與按臣毛一鷺不協
凡事拘執頗亦束手由亦惕息不敢大出爲患姑與相
持者歲餘

四十五年新按臣楊鶴核功以多殺爲戒疏臣奉命入
黔急勘進勦夷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西竄未易
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
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
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

不得不用土兵士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
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三難也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捉衿見肘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
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
也今日之事總在無餉有餉則權在我伸縮自如無餉
則權在賊兵散勦固不能撫而愈恣乞發二萬金爲固
守之需二萬金爲善後之用然此特就省上下狎賊言
之耳其他無日不報劫掠客山兩江之苗見圍施秉處
處告急雖不能一舉振槁亦欲以時銷萌至于紅苗結
連三省尤未敢輕動由此言之雖發帑金四萬百孔千

瘡不知從何補濟况能爲無米炊乎撫臣亦言川湖二
省額納貴州歷年協濟糧銀共拖欠二十萬八千兩米
一十九萬四千二百石乞卽追補部議四川借動三萬
兩湖廣五萬兩速解接濟已得 旨矣湖廣撫按以叅
蔡復一故具疏支吾復言所欠之數必應解黔所奉之
旨必難反汗無俟再贅惟起解錢糧必由撫臣藩司例
不肯專蜀撫新補饒景暉尚未至湖撫新故未推黔兵
二萬七千逼在賊巢乞徑自藩司解發楚按臣又以爲
嫌然勢固不得不與也蜀餉先至又得滇餉一萬五千
軍氣稍揚貴陽省城四面與定番廣順威清平壩陽洪

邊十二馬頭狎賊猖獗根本之地幾于動搖都勻麻哈
平定高塞等賊去省東五百餘里截餉殺官道路阻塞
賊首無慮百十人皆積惡元兇久叛負固我未能察彼
之情形而彼一一知我之虛實撲于此則聚于彼搜于
東則匿于西始如黠鼠故作死形漸如瘕狗到處狂噬
用力既難久持非計初議進勦止于定番廣順賊勢散
漫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而定廣盪
掃甚難洪邊之役始而勦終而撫業已底定廣順之賊
最先用兵亦漸安插獨定番強寇俱聚撈平壘方求撫
卽又殺人難以解散撫臣經畧洪邊仍親出定番相機

調度一鼓下之先後斬六千餘級撫歸農者萬餘人賊
後甚常視勦爲虛聲以撫爲定局欲盡勦則十年二十
年終于不盡不得不參用撫欲撫可呼吸散然轉盼間
仍復作賊故又不得不仍主于勦此地此苗與此兵要
之相爲終始者幸賊貪而相妬狠而相夷漸次芟除首
惡如蒲三王三等俱已擒獲狠恨擾安南安龍二所安
南近在腹中普安州土官隆文治所轄猶可節制安龍
去安南又深八程狠恨相鄰在不黔不粵之間屢以田
土占殺本所土官岑洪父子相繼被害方在酌議撫勦
而兩江惡苗界在黔川楚之交去省正北七百餘里爲

施秉縣鎮遠偏橋清浪平溪四衛之地施秉屬黔四衛
綏其尾本屬楚後以皮林之勦改屬黔苗叛二十餘年
久當會勦而道將又皆楚屬議論叅差未果近攻施秉
發兵五百餘名防守卒不能却日來告急各處堡無
不屠殺而糧餉不給兵難復進再上疏請三省合兵大
勦先遣都司馬如錦兵七百人往救屢戰互有殺傷楚按
臣宗孟奏惡苗因馬都司督兵進縣以爲勦處大肆猖
獗圍城殺傷官兵已募一千往援互相策應至于大勦
未經會議未奉 俞旨嘗試召募致悞疆場必有任其
責者楚不受也然黔撫徵發已至新推楚撫徐兆魁未

得旨宗孟復言征討大事卽撫臣至治辦簡閱非數月不集今突然隔省調發無論明旨有違抑且事勢無及邊計安危關係不小在黔視楚可悞楚可自悞委民于塗炭乎再添募兵一千旣無背會議之明旨又可壯鄰國之聲援力固止此別必不敢附和也黔旣牽于江苗大軍征狎苗者不可分烏蒙亦時有殺掠因疏言烏撒隸蜀遠宜改隸黔并帶及開鉛廠充餉一事而卑節烏撒軍民卽乘機入奏專請開廠蓋撫按意在控制不在于鉛此輩意在鉛取利爲久計且欲通賊衆而爲難竟得駁止

四十六年施秉圖尚未解反攻破總場韋利巴團巴團居兩江要隘爲施秉四衛咽喉亟發兵七百餘名調募兵共一千餘名防守苗又聚千餘埋伏截劫日甚各兵無糧難以輕往石柱司安宜慰土兵并威清募兵盡散歸農不得已又委原任副總兵陳寅督奇兵營把總官兵并未散募兵共一千六百八十八名移駐鎮遠凡五千一百四十七名寅到後兩江苗在四山相持賊見施秉鎮遠兵多又出清浪劫殺楚兵環列以兩院未調爲辭無片甲來助黔撫疏楚按臣謂新撫臣未下會議未行待其至而議定具聞圖之非晚苗圍施秉如在水火

屢遣兵防守楚何能知待其議定索府縣四衛于枯魚之肆矣平日鎮遠安危緩急楚視之若秦越人肥瘠黔萬不得已權其急圖之乃攘袂而起以爲挑釁黔之黎庶何不_レ幸而隣于楚乎臣方剖明宗孟又謂于明旨有違以疆場兒戲夫有事用兵悉聽策應奉旨久矣宗孟何嫉妬也且勦一兩江何至于廢不貲之金錢戕兩省之民命乎又何誇張也宗孟自謂去楚黔中或釋其仇楚之心此言待臣良薄自待亦殊欠厚臣叅蔡復一爲朝廷憲典邊圉重情宗孟護庇不已鬱爲忿恨忿恨不已結爲寇仇屬官望風迎諛瑣碎不可多狀之事

日與黔爲難臣但據理據法應之所茹無名之苦多矣
安敢瑣瑣盡瀆于 皇上之前宗孟又云黔方委楚于

苗吻 皇上又置楚于度外乃此方劫數所值臣未動
楚一米一錢未用楚一民一卒何遽至此豈不可笑甚
耶而苗間遣頭目求撫撫臣本意招降三年來不啻諄
諄數十次知府周世匡亦親撫數次陽聽陰出劫殺蓋
兩江生苗無所管轄從來克逆如此又江有大小之分
旣兵集遣人撫之大江已聽撫不動小江苗不過二千
報有七千行馬如錦查明言小江苗龍塘等寨約千餘
人大江涼傘等處陰來助戰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下九

城平背平愁等寨龍家苗章家苗哈家苗約三千餘人
橫坡平甲苗七八百人小江克逆大江同類助逆從來
爲患彼皆生苗無足惟者下九股苗卽臻洞司所轄與
橫坡苗皆鎮衛屬苗亦甘與兩江表裏而九股尤多九
股上至都勻下至施秉近都勻者名上九股近施秉者
名下九股不知幾萬人多耕種不出行劫楊應龍當日
多募此中人作殺手惟傍兩江者間出應之所以急急
當撫因橫坡係兩江下流要路恐苗迺入雖夷心不可
測撫亦未必定然不得不先事而計于是黔撫奏九股
楚苗與橫坡楚苗俱出助逆兩江生苗不過彈丸之地

勦之不難無奈梗者衆且不肯盡力陳蠹壞十事楚按
臣疏辨謂挑難日深不可解者亦十事兵部兩解勸和
衷爲地方計御史徐卿伯泰臣以黔人言黔事其情形
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開切而又有倡爲苗可撫而不
勦之說者臣請悉之計苗之倡亂至於今當其初起必
擒必誅豈遽不可嚮遏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
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
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不
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
鳴盡翻前局始爲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

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爲苗寬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驚代巡戡職官戈橫道臣之輿刃削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刑也是亦輜重阿堵爲之囹而豈馬戶店戶發之蹤乎又如昔之禦舞嬰兒刀刺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爲祟乎其可詫者尤在青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爲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

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彼李一鳴吳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闢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卽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卽達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何爲異時黔立有哨手稍可以扼賊而爲賊眼中之丁

者必去之而後已況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
又安能保臺兵不化爲昔之哨兵也 先以黔功普加
內外諸臣官賞甚厚然紅苗終不可制黔撫委之無可
奈何凡三年境內苗伏不敢動因奏狎賊蕩平報捷錢
糧銷筭當明解到十萬五千兩之數所存僅三千有奇
今定廣洪邊雖平兩地周圍二千餘里一隅稍安而善
後尤須多費見今又有下衛刀吟高塞平定天成叛逆
兩江惡苗又來攻圍施秉上衛安籠不時告微毛口六
堡不時劫擄尤須次第舉動非可草草結局以貽日後
之憂所募官兵或住定廣控禦且圖修築或調發入營

時出哨與賊相持見在用命勢難盡撤所需糧餉全望
各省奉 旨未解餉銀不啻燃眉之急各省餉目下解
到收功甚易如其不繼則前功盡棄臣甘僨事之罪其
亦無益于國事明矣又言紅苗事譚之舌敝頽禿不但
竟成築舍抑且屢致反唇當三緘不敢復言矣然事係
疆場黔當剝膚又不容已于言者自本年三省惡苗入
犯凡四十八旗行查各苗何省何寨由某路出劫由某
路回巢何土司管束如地演地隆等苗凡四十四寨係
四川西陽宣撫司石耶邑梅二長官司所轄沙苗頭龍
等苗凡九十八寨係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及鎮溪

所土千戶段惟漢等所轄地甯頭尤等苗凡二十三寨
係貴州之苗其出入之地之時與殺擄之數皆有可據
慘害黔獨當之積困之黔久爲隣整今當大壞極敝之
秋欲爲改絃易轍之計必仰藉 天威嚴勅川湖二省
撫按蒲臬諸臣各照所屬要隘委官設兵嚴加防守凡
遇苗出劫卽查何省所轄如湖廣卽責湖北道嚴行永
順保靖二宣慰及防守員役切責勒限擒緝追賠在四
川者如之在貴州則當自治卽或用撫三省各照寨分
委官撫處務期斂跡均得寧謐毋縱彼順此逆以釀禍
端夫事須畫一謀貴萬全不幸與蛇虺爲鄰如用防也

各照隘路設兵守禦不許藉口分疆推諉亦不許苟希
本省無事遺害別省用勦也各照苗寨多寡計出兵餉
分之各界一齊進攻如率然之勢庶苗害可寧而黔不
至獨受禍矣蓋隱然有設總督之意落落難合不可行
也七月再出兵洪廣平定以上悉已芟削勾哈以下亦
旣大加焚除清平長田及新添龍里附逆諸巢求撫再
得十日糧可破奈糧竭不可盡取不得不聽其撫旣撫
復乘我退戍心漸啟劫掠復行徃徃突出爲害而鶴鳴
亦以久勞報陞兵部侍郎矣此時尚未移鎮夷人憚其
威名猶有顧忌不敢盡肆再奏黔地環處九夷從來慣

習劫殺雖醜類故態然不有漢奸挑激勢豪窩縱其禍亦不至慘如今日者蓋勢豪奸民管築私莊招集膽勇狎賊盤據于中陽爲耕作分其花粒陰縱剽掠受其賊私及官兵隨跡追逐至彼莊外莊主挺身庇護比獲贓告理莊主恃勢倚財百計夤緣有司曲徇體面真賊盡皆漏網平日又請旗號千叅遊索禁約千操捕甚有違法之尤自置黃榜大書良民二字插于莊外官兵至彼畏禍禁足不敢入寨一切憤賊盡匿于中大征有日賊携家財妻女顯入嚴城中投莊主之家兵息任其漁奪效尤成風黔民蕩析黔地蕭條而于此輩終莫敢誰何

亦嘗核實破碎私莊數處賊或獲或逃壯主反赴京捏
奏當事者仍以原奏送黔正法此又撫臣任怨取憎之
一端也八月峒兵徵至偏橋欽糧大噪 詔軍士鼓譟
苗衆劫擄大爲地方之害張鶴鳴着用心撫處毋得推
辭楚蜀餉銀作速解發不許稽遲誤事時按差朝命難
得貴州如之秋試入主監臨并觀察疏黜直臣高桂人
不謂然十二月李燾撫貴州其年大旱米貴死亡幾半
火延燒七八千家請賑不報

四十七年水蘭之爭起黔之水酋蜀之蘭酋分壤相接
水強而蘭弱輒欲吞蘭廣其地蓋自安國亨謀烏迷安

疆臣覬播州安堯臣據鎮雄欲東西襲封已更數輩此
二十年前後兩省撫按司道勘處載之奏牘文案班班
可考而蜀酋實未嘗一日窺黔此其大較也會奢世統
世續捕難堯臣擁阿利爭襲以收漁人之利又取龍氏
爲妾卽今奢社輝見機有可乘故恃其兵力名爲助奢
而實欲自取賴蜀黔撫按請勘擇襲奢崇明奉有明
旨可阻越志而崇明子奢寅善用鐵鞭魚肉百姓殺劉
謙祖父孫一十八人毆傷署永赤廳事實陽府推官張
崇慶將趙舉人弟趙二鞭死點兵數千欲殺雷安民傳
聞百姓紛紛奔避又劫殺宗目妻龐氏逐奢崇德奢崇

儉等奪地百里劫其民數百家安民訓走水西仍獻前
策社輝大喜命目把把弄撥置倡言沙梯沙載是奢酋
正校當爲更立即用安民訓爲嚮導分七路兵深入蹂
躪四十日焚殺甚慘黔撫初亦謂非後盡變其說反歸
咎崇明挑釁蜀撫按爭之謂崇明居宅被焚逃死無所
而安酋崇居密嶂安邦彥王加猷李希堯時在黔省軍
門聽事永寧一塊舊土奢獨不可居乎事乃得解而養
虎貽害蜀實自貽之矣三月鶴鳴與樛交代未幾爲蜀
人給事中韋蕃所論疏辨全黔之苗約二十餘萬而紅
苗兩江不與焉勦一寨誅其渠魁卽撫一寨之衆招降

八藉男婦共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人餘皆從寨中投狀
自言從來未嘗劫掠求免允之功級九千八百餘誅賊
首四百餘名費止十二萬兩有奇遠近肅清安于屯種
臣何負于蜀哉蓋鶴鳴用兵川人大不喜故主事熊文
燦司丞劉時俊與蕃等群起攻之而雲貴素受苗禍以
爲能除害洩忿傳宗龍一疏稱之不容口亦各從所見
當折衷者 四十八年鶴鳴爲石都總陝西三邊

天啟元年遼東之變朝廷徵水西兵一萬巡按沈珣極
言不便者五謂行糧衣甲之費非七八萬金不可黔安
所取足設欲別處幾何時而到到矣不知幾何時而行

行矣不知幾何時而抵遠水西勝兵不過二千人決不肯輕發將夷民逐戶覈定但圖充數賣富差省安計勇怯不便者一南中炎徼遠東膚墮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之具隆冬亦嘗露體遶左早寒春月必須重裘夷人一遇朔風便欲僵仆不便者二水西故分三水凡征調中水下水一月遞代故任閫責者但稽其實數不能得其姓名今驅之萬里能依輪番之舊否當輪便走不便者三夷性獷野不識紀綱所畏惟一宜慰社輝一少婦抱五歲兒決難親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相去無幾安能約束縱有將官統領夷漢不相習偃蹇遐邇

急則犯上又安能制不便者四楚地去京稍近前年永
保上兵四千到關惟七百餘人行糧猶如飄海此三千
三百人者大半爲盜不能禦寇而爲寇何況于黔不便
者五至沿途搶掠作亂意外之變又不可言盡臣因是
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削于祖宗之時也一隅蠢蠢
何至遂騷動中原甚至中原之不足而借力于萬里外
鬼方靡莫之鄉臣竊惑之揆厥所由緣我皇上沉沉
深處重關又以居積之癖舉天壤間有用金錢盡抑而
空投之千仞之壑遂至以全盛之寰區弄成一罷癯殘
疾之世介一遇事變舉朝倉皇爲此無可奈何之策亦

可慨矣以臣計之 皇上一朝悔悟因宇內之富強將
必有孫吳士必多賁育東 小醜制挺可撻而紛紛引
犬羊以入戶內何爲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星
殘卒遂足以禦女亦不敢謂經臣所請幾萬之數可以
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宗澤一出若巨盜王善擁衆
七十萬人楊進等三十餘萬人澤意氣一鼓盡收爲已
用汴梁如此何況燕趙若以迢迢萬里調用士兵之費
擇一有智識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無拘以
文法卽九萬貔貅自可立致況生長其地可以久處詎
有千古中華之地反出獬鬼下耶昔諸葛亮街亭之敗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皆多于賊而不及
破賊乃爲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破賊在簡卒蒐
乘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兵多何益
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之萬一乎

此疏明透剴切
未尤忠盡當與

延綏巡撫
鳳翔疏並觀

四川調永寧石砭西陽三土司兵共一萬

坐名調大小將官陳策一十二員各馳赴遼陽聽經略
分布戰守蜀兵屢調以爲常永寧奢崇明報挑精兵五
千六百奇戰馬八百四十五匹親兵六百餘名守營猛虎
二隻親督赴遼效力石砭宣撫司女官秦氏應襲土舍
馬祥麟馬稱臣等屢奉調遣自將前驅探穴刺虎首于

詔將奴酋犯順操練聽候今奉坐調卽以選就三千五百人候發酉陽宣撫司報如之凡千五百人二司領行糧卽發惟崇明請糧而不領亦會巡撫饒景輝被論求歸久之姑允新撫徐可求至九月變作明年二月水西亦反初巡按楊鶴疏黔之土司惟水西安氏爲大昔年征播議者皆謂陽順陰逆實有反心廟堂之上夙聞跋扈之名恐其難制而要以穴中之鼠無能爲也請給臣勅專治土司臣謂古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今當治之以必治蓋古之夷狄介在荒服其乍臣乍叛不治則門庭之寇也今之夷狄服屬郡縣其跳梁反覆不治則腹

心之疾也治之以必治者非激之叛也小過必懲小犯
勿赦小懲大戒小人之福若至大而後收拾之晚矣何
也法不必行則損威法必行則生變故當防之于微而
杜其漸臣請 勅控制意正在此然可言不可行也李
樸至貴州苗縱橫不可制屢戰後兵疲弱不可用安氏
之政在下不在上頭目皆狡詐不可信凡官府初任衙
中供帳皆安氏率衆土司所辦副使邵夢弼至其鄉親
先入而盡攫以去邵繼入見無有患甚 公位在城外墮
之補辦頭目大呼擁去傾刻而散此金盆之說所由起
樸旋亦請告推王三善代奢父蓄異志蜀人具知之惟

以水西爲難尚未敢動蜀制府助奢斥水西于是二司
復合而其省縉紳切隣巢穴懼禍不得不與酬往且有
利者奢氏旣反尚寶司丞劉鼎俊猶明其不然
且潛入成都欲假巡撫重銜往撫巡按薛敷政信之命
三司官往敦請左布政朱燮元以爲不可力任戰守事
賊至城下攻勿能克時水西方觀變突發專聽成都信
息樞候代未行勅兵好語慰之亦佯應所效力不知安
邦彥已狎視黔在掌握中矣明年邦彥反樞與按臣史
永安禦之巡城苗猶羅拜夢弼守東門數爲苗所冒聲
言聚兵波門取而擣之一夕大譟將躍而入自縊死朝

廷驗實僅以兵聞